

關岳合傳

學生叢書之一  
關岳合傳

目錄

- 第一章 英雄與社會
- 第二章 曠世之君臣相與
- 第三章 關壯繆之時代
- 第四章 先主初起時之關壯繆
- 第五章 先主初據徐州及入許都時代之關壯繆
- 第六章 關壯繆與曹操
- 第七章 先主居荊州及赤壁戰時之關壯繆
- 第八章 壯繆守荊州
- 第九章 壯繆之北伐及其成仁

第十章 關壯繆之生平

第十一章 秦檜

第十二章 岳忠武之時代

第十三章 岳忠武初出時

第十四章 南渡初之岳忠武

第十五章 岳忠武之削平內寇及經營襄漢

第十六章 岳忠武與僞齊

第十七章 和議之成及岳忠武之成仁

第十八章 恢復政策之評論及岳忠武之生平

學生叢書之一 關岳合傳

第一章 英雄與社會

後史氏曰。英雄之關係於社會。顧不重哉。言周之文治者。不稱他人。而必曰周召。言漢之武功者。不言他人。而必曰衛霍。一若此時代之功業。悉此一二人之所創者。然何哉。近世論者。乃謂惟未開或半開之社會。然後有賴於英雄。社會愈進化。則英雄愈少。又謂凡一有名之英雄。必有無數無名之英雄。盾乎其後。衡以分功。協力之義。則此有名之英雄。其功亦與無名之英雄等耳。推斯義也。則英雄者。特不祥社會之產物。竊取他人之力。以成其名者耳。其然。豈其然乎。聞之。易大傳。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蓋社會進化。其道萬端。固非一手一足之烈。而人之性。又各有所長。就其所長者。而致力焉。而程功。乃易爲力。推斯義也。則社會愈進化。而英雄乃愈多耳。今卽以生計爲喻。凡欲求一國生計之發展。未有不歧望企

業家之出現者也。夫生利之要素有三。一曰土地。二曰資本。三曰勞力。土地出於地主。資本出於資本家。勞力出於勞力者。彼企業家會何有焉。然而欲斬經濟之發達。終不得不歧望企業家之出世。而企業家且於經濟社會占一最重要之位。置者何也。社會愈進化。則事物愈複雜。地主資本家勞力者。雖亦有其土地資本勞力。而不能必待企業家出。然後能從而結合之也。然則企業家者。生計界之樞機。而地主資本家勞力者。所相依爲命者也。英雄之於社會。亦猶是矣。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信哉。

凡人類莫不有其向上心。又莫不有其模放性。故其於社會也。人人思爲英雄。亦莫不各就其性之所近之英雄。而崇拜之。惟崇拜英雄者多。故英雄日出而不已也。雖然。欲崇拜英雄者。必不可以不知英雄之真相。崇拜英雄而不知英雄之真相。則其所崇拜者。已別爲一物。而非復英雄矣。今夫孔子聖人也。釋迦亦聖人也。爲人而崇拜釋迦與孔子。豈得曰誤。又豈敢謂其終不能肖釋迦孔子。雖然。執村

塾學究所誦之高頭講章以崇拜孔子。執鄉曲善士所刻之陰隲文感應篇以崇拜釋迦。釋迦孔子不任受也。是何也。高頭講章固非孔子。陰隲文感應篇固非釋迦也。外人目我爲佛教國。而吾國自漢以後。國家號稱尊儒。夫尊儒則豈不以孔子爲歸。奉佛則豈不以釋迦爲鵠哉。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西儒亦有言。人恆立於其所欲立之地位。然則我國似孔子釋迦者宜最多。而何以自漢以後。儒學統一。而真儒愈少。自唐以降。宗風益暢。而高行反稀也。語曰。畫虎不成。反類狗。夫人類固富於模放。性者也。果使得虎之真相。而朝夕臨摹焉。亦豈慮其終不能肖。特恐虎居山林。不能常見。因執其朝夕習見之犬。而誤以爲虎耳。如是則臨摹愈勤。去之愈遠矣。崇拜英雄而不知英雄之真相。其害如此。

英雄之種類不一。而惟長於爭戰之英雄。最易受人崇拜。非必人類之性質。尙帶有野蠻時代之遺傳。而特好殺戮也。蓋物莫不求所以自存。而欲求所以自存。則其事恆與競爭相伴。競爭之道雖多。而戰爭則其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凡一社會。

非其武力先足以自立則將早爲他族所吞并而凡百事業均無所附麗卽幸緣環境之不同斲獲自立以發舒其文化終亦爲他人奉耳北宋之末汴京淪陷而一切法物遂無不隨徽欽二宗以俱去其實例也故凡一軍略家之出世實能爲全社會之人捍禦外敵使克保守其前此之所有又能爲此社會樹立聲威鞏固基礎使獲若干年之平利益致力於他種之競爭以圖自存之計其功可謂大矣其受人之崇拜也亦宜雖然是亦可以誤其真相乎則所謂畫虎不成非徒無益且又有害者也

庚子之役我國民徒恃血氣之勇輕挑強敵致其結果償款四萬萬種種辱國之舉動不一而足問其何以至此曰崇拜英雄而誤其真相致之也蓋當時之所謂義和拳者其心目中各有其所謂英雄之一人而從而崇拜之而模效之而其所謂英雄者則非虎而狗非鵠而鷺致有此等求益反損求榮反辱之舉也今舉世認爲軍事上之英雄而從而崇拜之者莫如關壯繆及岳忠武然其不執三國演

義以崇關。挾岳傳以拜岳者。復幾何。吾懼夫崇拜英雄之效。之終不可見也。作關岳傳。

## 第二章 曠世之君臣相與

後史氏曰。君臣相與之際。豈不難哉。篤信義。重然諾。生死不相背負。此在闔巷之間。布衣之交。蓋猶難之。而況於君臣相與之際乎。夫君臣相與之義。之不明於世也久矣。孟子論周室之班爵祿也。而曰。『天子一位。』白虎通亦曰。『天子者。爵也。』可知君臣之間。等分初非殊絕。位曰天位。爵曰天爵。祿曰天祿。特以人之才分。各有所宜。循分功協力之義。以共任天下事者耳。夫信義之爲重於世也久矣。闔巷之間。布衣之交。生死然諾。猶不可相背負。而況於分功協力共任天下事者乎。然此義之不明於世也久矣。有能行之者。其惟三國時代之劉先主與關壯繆。

蜀漢一朝。君臣相與之際。實曠三代後所無有也。趙翼廿二史劄記云。



人才莫盛於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衆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勢。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大概曹操以權術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後世尙可推見其心迹也。（中略）劉備一起事。卽爲人心所歸嚮。少時結交。豪傑已多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早資以財。爲糾合徒衆之用。領平原相。劉平遣刺客刺之。客反以情告。救陶謙。謙卽表爲豫州刺史。謙病篤。命以徐州與備。備不敢當。陳登孔融俱敦勸受之。後爲呂布所攻。投奔於操。操亦表爲左將軍。禮之甚重。嗣以徐州之敗。奔袁譚。譚將步騎迎之。袁紹聞備至。出鄴二百里來迓。及紹敗。備奔劉表。表又郊迎。待以上賓之禮。荆州豪傑多歸之。曹兵來討。備奔江陵。荆州人士隨之者十餘萬。是時身無尺寸之柄。而所至使人傾倒。如此。程昱謂備甚得人心。諸葛亮對孫權。亦謂豫州爲衆士所慕仰。若水之歸海。此當時實事也。乃其所以得人心之故。史策不見。第觀其三顧諸葛。咨以大計。獨有傳巖爰立之風。關張趙雲。自少結契。終身奉以周旋。卽羈旅。

奔逃。寄人籬下。無寸土可以立業。而數人者。患難相隨。別無貳志。此固數人者之忠義。而備亦必有深結其隱微而不可解者矣。其征吳也。黃權請先以身嘗寇。備不許。使駐江北以防魏師。及猇亭敗退。道路隔絕。權無路可歸。乃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備曰。我負權。權不負我也。權在魏。或言蜀已收其孥。權亦不信。君臣之相與如此。至託孤於亮。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君自取之。千載下。猶見其肝膈本懷。豈非眞性情之流露。設使操得亮肯如此委心相任乎。亮亦豈肯爲操用乎。惜是時人才已爲魏吳二國收盡。故得人較少。然亮第一流人。二國俱不能得。備獨能得之。亦可見以誠待人之效矣。（下略）

吾又論之。自漢以後。開國之時。君臣相與之際。鮮或能善其終者。漢高祖。宋太祖。明太祖。無論矣。唐高祖。化家爲國。半由太宗之力。而太宗將才天挺。亦遠出羣臣之上。削平僭亂。無役不身。在戎行。似無所用。其猜忌矣。然劉文靜。侯君集等。猶不能保其善終。房魏大賢。曾不能蒙十世之宥。長孫無忌。懿親。李勣。元勳。亦皆惴惴。

不自保。此何故哉。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霸者既怙其詐。力竊天下。而有之。視爲一家之私產。當其時。與之並起於草野。之徒。其才智與登九五。傳子孫者。初不甚相遠也。則安能禁其不生覬覦之心。而霸者亦安能漠然置之哉。惟後漢一代。功臣均獲保全。至蜀漢。則諸葛孔明。以一身任軍國之重。總宮府之職。而其主不疑位絕於百僚之上。威行於貴近之間。而其下不怨。孔明卒後。蔣琬。費禕。蒙其遺緒。猶克保父境內者十年。方苞。至以此稱後主。謂『太甲成王當之。猶有媿色』。而壯繆死後。劉曄。至以壯繆與先主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以其相與終始之分。而決其必爲復讎。此誠曠古所未有也。其所以克致此者。抑又何哉。無他。其君臣相與之際。一以共濟世業爲心。而未嘗有利天下之意也。何以言之。夫能支配人之思想者。莫歷史若。世變不可測也。方來之事。寧必盡合乎往古。然當變態未著以前。其事固無從豫測。一時之人心。有不能不受前此歷史之支配者矣。以一姓長有天下。此在今日。人人知其不能。然在三國之際。思想則固異此。漢自高祖斬蛇起。

義有天下。文景繼之。休養生息。恩德深入乎人心。卽武昭時代之武功。亦有以大揚國威。而永爲人民所思慕。人心之戴漢也久矣。新室衰亂。崛起草野者。無一不託名漢後。平林諸將立更始赤眉立劉盆子無論矣弓林之詐稱得孺子嬰王郎也。劉永無尺寸之柄。而董憲張步甘爲盡力。隗囂始起兵而竇融更無論也。武而卒。卽公孫初起時亦託漢使者假以益州牧始克起兵而竇融更無論也。而卒。戡大難。復舊物者。實爲光武。漢家之厄在三七之間。而降準之子孫。必能戡定羣雄。救民水火。殆成爲是時一種歷史。上之信仰矣。故先主始起。顛連困苦。而其志不折。其告孔明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惟此種歷史。上之信仰。有以養成其自負心也。而其羣下之推戴之也。則亦以此。諸葛亮告孫權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操下乎。』趙氏稱孔明爲三國時第一流人物。吾謂壯繆亦三國時第一流人物也。讀下文各章自見其將才其忠義。三國時武將中無第二人也。其所以不歸他

人而獨委身先主者蓋有由矣。君懷戴定天下之心，以使其臣臣以救民水火爲心，以事其上，共以濟世安民爲心，焉有爾詐我虞之事。其君臣相與之際，獨能恩義周浹，曠百代而無倫，豈偶然哉。然則劉先主、諸葛孔明、關壯繆，非徒歷史上過去之英雄實乃共和時代國民之好模範也。

### 第三章 關壯繆之時代

自漢而後，歷朝所以傾覆之原因有四：一曰夷狄，二曰篡竊，三曰藩鎮，四曰流寇。夷狄之患起自外國，當別論。篡竊則移威權於宮禁之內，改玉步於殿陛之間，班彪所謂危起自上，傷不及下，其能使禹縣分裂，生民大被荼毒者，則流寇藩鎮而已。而二者之患，藩鎮較流寇尤深。蓋流寇多起於繩樞甕牖之徒，未嘗有尺土一民之藉，起勢雖若剽悍，根柢實非深固。至藩鎮則分土自專之既久，甲兵旣訓練，有素政治亦施設，有方人民習其煦嫗之恩，亦且樂爲之死，其事勢乃牢固不可猝拔。此兩漢、唐、明之初所以易於統一，而東漢、晚唐所以終成三國、五代之分裂。

也。

後漢與唐其亡實最相似。今試列舉之。唐自中葉以後。政權恆操於宦官。南北司如水火。而士大夫恆不勝。其後乃激成崔胤之召朱全忠。盡誅宦官。而唐以亡。後漢宦官與外戚亦恆相誅。外戚多覆敗。其後乃激成何進之召涼州兵。盡誅十常侍。而漢亦以亡。一也。唐自昭宗以後。受制於邠岐諸帥。而朱全忠移駕幸洛。漢則始受制於董卓。既見挾於李傕郭汜。而曹操遷帝於許。二也。唐藩鎮雖跋扈。其初不奉朝廷命令者。特河北三鎮耳。黃巢亂後。朝廷之命令始全不行於山東。後漢中央威力之失墜。亦由黃巾階之厲。三也。唐末勢力最長者。其初爲李克用。而其後見弱於朱全忠。漢末勢力最長者。其初爲袁紹。而其後見滅於曹操。四也。朱全忠盡并山東之地。而不能得志於淮南。曹操芟夷二袁。呂布劉表。而不免敗績於赤壁。五也。唐室雖亡。而朱邪李昇。猶假其名以自立。後漢雖亡。而蜀漢先主亦艱難思紹其遺業。六也。朱梁雖弱河東。而不能剪滅沙陀。卒召後唐石晉。竊據中原。

之禍。燕雲割棄。實爲北宋一代不競之原。魏武雖破烏桓。分匈奴。亦未能絕其根株。且徙武都氏於秦川。卒爲五胡亂華之本。七也。世之相去。若此。其久也。事之不必相師。又大彰明較著也。而其結果之相類。至於如此。豈不異哉。

後漢外權之重。始於靈帝中平五年。用宗室劉焉議。謂四方兵寇。由於刺史威輕。且任非其人。於是改刺史爲州牧。選列卿尙書。各以本秩居任。及黃巾亂。州牧兵權益重。適會董卓以武人入握政權。東諸侯藉口討伐。紛紛起兵。陰圖割據。而禹縣分裂之勢。不可迴矣。今略表當時割據諸雄如下。以見關壯繆所處之時代焉。

袁紹 以渤海太守起兵討董卓。諸侯推爲盟主。後逐冀州牧韓馥。滅公孫瓚。有幽冀并青四州。

袁術 始據南陽。後徙壽春。

公孫瓚 始幽州將。後弒州牧劉虞。有其地。

呂布 以中郎將與王允誅董卓。李傕之難。布奔袁紹。紹忌之。走河內。與張楊

合。曹操攻陶謙。張邈迎之。襲取兗州。後爲操所敗。奔先主。又乘先主與袁術相拒。襲奪徐州。

劉表 靈帝崩。代王叡爲荊州牧。削平寇難。遂據有其州。

劉焉 中平五年。州牧初建焉。牧益州。卒。子璋立。

張魯 劉焉使取漢中。璋立。闇弱。魯遂自據之。

馬騰韓遂 遂金城人。騰涼州司馬。靈帝末。俱舉兵反。朝廷不能討。因授以官。

涼州遂爲所擅。後騰與遂不和。求徵入爲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復與遂合兵反。

公孫度 初平元年。爲遼東太守。據有其地。傳子康。康弟恭。及康子淵。延熙元

年。始爲魏所滅。

孫堅 初以長沙太守起兵討董卓。後附袁術。擊劉表。爲表軍射殺。子策。始依

術。後以父部曲。南定江東。

曹操 以驍騎校尉起兵。討董卓。袁紹表爲東郡太守。初平三年。黃巾入兗州。



殺刺史劉岱。州吏鮑信迎操代領其州。建安元年。獻帝還洛陽。操入衛。遷帝於許。自是大權悉歸於操。次第戡定二袁。呂布。劉表。東征。敗於赤壁。三分之局始定。

此所舉。特其據土較廣。歷時較久者耳。其他暫時割據一郡。雄長一州者。尙不在此。列漢代去古未遠。封建思想未全脫除。君權不如後世之進化。郡縣吏民於刺史太守皆有君臣之分。有爲之效。忠之義務。當時州牧郡守皆稱君。仕於州郡者皆尊之曰本朝。其效忠牧守見稱當可一。二舉。故其戡定之也。倍難。先主起於此時。復欲如光武之東征。西討。克集大勳難矣。然如關壯繆等之奉以周旋。艱險不避。生死不渝者。其忠義之氣固凜然。不可得而沒也。

#### 第四章 先主初起時之關壯繆

關壯繆及張桓侯之從劉先主周旋也。蓋在先主尙未起兵之時。二人實先主最舊之臣也。趙雲至先主與田楷拒袁紹時始相從。壯繆名羽。字雲長。一字長生。河東解人。解今山西。

河東道屬縣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子貞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少孤貧。與母販履織席爲業。然有大志。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天下方亂。而欲於宗室中求濟世安民之才。舍先主莫屬矣。壯繆遂與桓侯俱事之。桓侯亦涿人也。少壯繆數歲。以兄事壯繆。

時有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者。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涿郡。見先主異之。多與之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而壯繆與桓侯爲之禦侮。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上。棄官亡命。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母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爲賊所破。初。先主與遼西公孫瓚俱事同郡故九江太守盧植。瓚與先主深相友。及是。瓚爲中郎將屯幽州。先主往依之。瓚表爲別部司馬。使與青

州刺史田楷共拒袁紹有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壯繆桓侯俱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二人亦竭忠以事先主。稠人廣坐。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君臣之際。誠有如趙氏所謂性情相契。而非其他智取術馭之流所敢比擬者矣。

興平元年。曹操攻徐州刺史陶謙。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往救之。操兵退時。先主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爲豫州刺史。屯小沛。是歲。謙卒。謙疾篤時。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北海相孔融皆勸先主。先主遂領徐州。

## 第五章 先主初據徐州及入許都時代之關壯繆

先主前此。況瘁依人。及得徐州。陳登欲爲合步騎十萬。上之以匡主。濟民。下之以割地守境。可以展其驥足矣。而卒無所就者。則呂布與袁術爲之也。先二歲。李傕

郭汜陷長安。呂布奔袁紹。紹忌之。布乃走河內。依張楊。明年袁術進兵封邱。爲曹操所破。南據壽春。是歲曹操攻陶謙。陳留太守張邈叛。迎布以拒操。明年操還擊破之。布來奔。布性反復。先主非不知之也。然是時海內大亂。方值用人之際。而布有勇名。故納而厚禮之。程昱勸曹操圖先主。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然禍機。卽肇於此矣。建安元年袁術來攻。先主拒之。盱眙淮陰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守將曹豹叛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聞之。北還。至下邳。軍潰。收散卒。東取廣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相啖食。乃求和於布。布還先主妻子。先主於是身還小沛。而使壯繆守下邳。

一代帝王之興。必有其根據之地。故曹操欲定徐州。而荀彧說之曰：「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河濟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先主起下邳。用有徐州。則下邳又先主之兗州矣。乃不能守。以腹心爲深根固本之計。任命叛將得據爲資。雖由兵力寡弱。不得不盡其衆。以南拒袁術。然亦不得不謂爲失計也。及再有下

邳卽以壯繆當守禦之任。母亦懲於前失，邳而惜乎兵弱，敵疆相迫，太亟終無復從容展布之餘地也。

先主旣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呂布惡之，身率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許。曹操厚遇之，表以爲豫州牧，益其兵，使還擊布。布遣高順來攻，操使夏侯惇助先主。惇師敗績，先主妻子復爲布所虜。三年九月，曹操自東征，與先主圍布下邳。月餘，擒布殺之。先主復得妻子，從操還許。

先主之再入許也，曹操表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然是時朝廷之實權旣全入操手，欲匡漢室，非誅操不可。先主與壯繆蓋慮之熟矣。先主在許，嘗與操共獵，衆散，壯繆勸先主圖操，先主不可及。至夏口，壯繆曰：「往日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夫天下事非倉卒所能濟也。殺一操而朝右文武罔非操之黨，徒於事何濟？」裴松之謂：「曹公腹心親戚實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可行。」可謂知言。然壯繆忠義之氣，則凜然可見矣。

## 第六章 關壯繆與曹操

時車騎將軍董承稱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誅曹操。先主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並與同謀。建安四年六月袁術在壽春窘乏不能自立謀北走依紹。操使先主邀擊之術還走病死而董承等謀亦洩皆被殺。先主於是襲殺刺史車胄復據徐州仍使壯繆守下邳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

五年正月曹操以先主據徐州急攻之時先主初起兵力寡弱焉能敵操走冀州依袁紹下邳亦陷壯繆爲操所得與歸許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壯繆之入許其非降操世皆知之無待辯吾國之論守節者往往徒責人以一死而不權其事之重輕西人則以自殺爲大戒謂爲志行薄弱之表徵誠有見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也夫英雄之立志以救世亦在勉爲其難耳事已萬無可爲而以一死明心迹留忠義之氣於後世猶之可也天下事尙有可爲而惟恐一己處於嫌疑之地爲後世所訾議亟亟以一死自表是直重一己而輕天下畏重任而逃之者

耳。孟子曰：可以無死，死傷勇。此之謂也。若壯繆者，可以爲世法矣。

「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爲大梁客，不負信陵恩。」受恩不報，此乃性情涼薄者所爲。眞英雄，豈其如是。曹操於壯繆，壯其爲人，而察其心神，終無久留之意。乃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遼以問壯繆，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告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四月，袁紹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壯繆及張遼爲先鋒擊之。良，河北名將也。壯繆望見其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操知壯繆必不留，表封爲漢壽亭侯，重加賞賜。時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使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壯繆乃盡封所賜，拜書辭操，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操生平以驅策天下之英才自許。操與袁紹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知壯繆者，豈不欲

收而用之。而顧聽其去者。壯繆之不忘本。固有以爲天下所共信也。夫壯繆不徒不背先主也。卽曹操區區之恩。亦終不之負。嗚呼。可謂烈士也哉。

### 第七章 先主居荊州及赤壁戰時之關壯繆

先主之爲袁紹至汝南也。曹操使曹仁擊之。先主走歸紹軍。陰有離紹之志。說紹以南連劉表。紹乃使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操將蔡陽來伐。擊殺之。紹軍旣敗。操自將而南。先主南走荊州。壯繆從。

先主之至荊州也。表自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故先主在荊州。復不能有所爲。建安十二年七月。操南征荊州。表卒。子琮嗣。九月。操兵至新野。琮降。先主時屯樊。操兵至宛。乃聞之。於是南走。而別遣壯繆以船數百艘會江陵。

方是時。樊旣不可居。襄陽亦必不能守。所可暫避兵鋒者。江陵耳。而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簡輕騎五千。一日夜行三百餘里。追先主。及於當陽之長阪。先



主斜趨漢津。適與壯繆船直。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共至夏口。時操兵勢銳甚。先主所能自隨者。諸葛亮。趙雲。張飛等數十騎耳。微壯繆水軍來會。事其殆矣。

時魯肅聞劉表卒。說孫權奉命弔表二子。至南郡。琮已降。肅遂迎先主於當陽。說以結權。共濟世業。諸葛亮亦請先主奉命求救於權。於是權遣周瑜程普將三萬人。與先主并力逆操。十月。與操戰於赤壁。大破之。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操乃引還。赤壁之戰。史不詳言其戰況。然是役之功。非專在吳。具如下文所引趙翼之說。而操軍之敗。實以北人不習水戰故。則南軍當得水師之力爲多。而是時將荊州水師者。實壯繆也。以理度之。壯繆之功。當冠諸將。無可疑。惜三國志文甚簡略。無由知其詳耳。

三國志於敘戰事尤簡。諸葛亮南征四郡不可謂非豐功偉烈。而亮本傳

僅云（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而已

## 第八章 壯繆守荊州

蜀漢諸將。從先主最早者。爲關張及趙雲。而三人中。惟壯繆嘗獨當一面。兩守下邳。別將水軍。自樊期會江陵。皆是也。赤壁戰後。鼎足之勢漸成。而壯繆之任亦益重。

先主既敗曹操。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下之。於是封拜元勳。以壯繆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屯江北。琦死。羣下推先主牧荊州。屯公安。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將遣鍾繇向漢中。懼其下張松說以迎先主。使擊張魯。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從之。使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先主於是留諸葛亮及壯繆守荊州。而自率步卒數萬西。十七年。曹操攻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惟與兵四千餘。皆給半。張松書與先主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事覺。璋收斬松。勅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怒。勒兵向璋。於是諸葛亮趙雲張飛皆泝江而上。與先主會。而荊州

守備之責。遂集於壯繆一身。

十九年。蜀平。置酒大饗將士。取蜀城中金銀分賜之。壯繆與諸葛亮張飛法正同受金五百斤。銀一千斤。錢五十萬。錦一千匹之賜。蓋上賞也。二十年。孫權以先主既得益州。藉口荊州爲吳所借。求之。先主曰。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案荊州本非吳地。先主自取之。無所謂借。孫權之求。特料是時。先主新得蜀。無力更顧荊州。故爲是滑稽的手段。以試其要求耳。而先主不以正拒之。顧爲婉詞以復之者。實深念唇齒輔車之誼。不欲失好於權也。而權不察。遽怒。使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乃引兵五萬下公安。使壯繆入益陽。爭之。會曹操破張魯。定漢中。先主聞之。乃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權使魯肅屯陸口。先主使壯繆守江陵。

吳蜀荊州之爭。爲三國時一大公案。南方之所以終不敵北者。吳蜀之交相爭。爲之。而吳蜀之所以不和。則荊州爲之媒也。獠亭戰後。吳蜀雖復通好。貌和而已。欲望其互相提攜。以戡定北方。實已終不

可致蓋兩國根本上之感情已傷無可挽救也。自來南方欲取北方者其最形勝之地莫如襄樊蜀地太

險。蘇轍所謂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焉足以自完而已欲藉以進取非所

聞也。故雖以諸葛孔明之才用之卒無成功。自淮徐入梁宋之郊道非不坦易也。

顧平原。臚利於車騎。又爲北兵所長而非南人所素習。字縣分裂之際起巴蜀而成大業者古無聞焉

漢高祖雖起南郡所用者三秦所守者滎陽成臯也。自淮入河南亦多喪敗。吳楚

七國之兵及宋文帝韓侂胄北征之師是已。惟明太祖克集大勳則以是時元室

喪亂絕無抵抗。惟襄陽南引江淮西通關陝捷出宛洛近肘許昌窺伺中原莫此爲

易。故諸葛亮始見先主即言『天下有變令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魯

肅初見孫權亦言『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

觀天下之釁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高帝之

業也』可以見是時天下大勢所在矣。而孫吳之立國也其國情與蜀漢大異。孫

策起江東乘北方勢力之不及竊據州郡而孫權席父兄之餘業擁有之得自保

全已出望外非如先主以帝室之胄夙有澄清海內之願如吾所述之歷史的自

負心也。故曹操之東下先主，雖流離奔走，棲託無所，而決策拒操，初無待於再計。江東則言拒操者，惟周瑜魯肅兩人耳。其後孫吳忽受王封，忽焉自帝，忽而和蜀，忽而臣魏，國是亦絕無一定。而蜀則雖當天下三分，益州疲敝之日，猶決然出兵以伐魏，非特孔明、姜維且然。蓋國情既異，而國是隨之矣。故荆州在蜀則壯，繆能用之以震動中原，荆州在吳則不過藉以自保，爲下流之屏蔽也。故曰：南方之終不敵北吳蜀之爭，爲之也。

然則吳蜀之爭荆州，曲果誰屬？曰：屬吳。荆州本非吳有也。以先主入蜀，度其鞭長不及東顧，則造爲借地之說，以冒取之。而不能全得，則又不惜棄好事，仇忘立國百年之大計，以襲取之。其外交政策卑劣極矣。今錄趙翼廿二史劄記一節如下，以見其事實之真相焉。

借荆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後之論，而非當日情事也。江表傳謂破曹操後，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劉備，而劉表舊吏士自北軍脫歸者，皆投備。備以

所給地不足供。從孫權借荊州數郡焉。魯肅傳亦謂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操。操聞權以地資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後肅邀關羽索荊州。謂羽曰。我國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權亦論肅有二長。惟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此借荊州之說所由來。皆出吳人語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借與人也。荊州本劉表地。非孫氏故物。當操南下時。孫氏江東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諸將咸勸權迎操。權獨不願。會備遣諸葛亮來結好。權遂欲藉備共拒操。其時但求敵操。未敢冀得荊州也。亮之說權也。權卽曰。非劉豫州莫可敵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隨亮詣備。并力拒操。亮傳是且欲以備爲拒操之主而已爲從矣。亮又曰。將軍能與豫州同心破操。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此時早有三分之說。而非乞權取荊州而借之也。赤壁之戰。瑜與備共破操。吳志華容之役。備獨追操。山陽公載記其後圍曹仁於南郡。備亦身在行間。蜀志未嘗獨出吳之力。而備坐享其成也。破曹後。備詣京見權。權以妹妻之。瑜密疏

請留備於京。權不納。以爲正當提挈英雄。是權方。惟恐備之不在。荆州以爲屏蔽也。操走出華容之險。喜謂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耳。山陽公是操所指數者。惟備未嘗及權也。程昱在魏。聞備入吳。論者多以爲權必殺備。昱曰。曹公無敵於天下。權不能當也。備有英名。權必資之以禦我。昱是魏之人亦祇指數備而未嘗及權也。卽以兵力而論。亮初見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精甲共萬人。劉琦戰士亦不下萬人。而權所遣周瑜等水軍亦不過三萬人。亮則亦非十倍於備也。且是時劉表之長子琦尙在江夏。破曹後。備卽表琦爲荆州刺史。權未嘗有異詞。以荆州本琦地也。時又南征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琦死。羣下推備爲荆州牧。蜀先主傳備卽遣亮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收其租賦。以供軍實。亮傳又以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羽傳張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在南郡。飛傳趙雲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雲傳遣將分駐。惟備所指揮。初不關白。孫氏以本非權地。故備不必白。權權亦不來阻備也。迨其後三分之勢已定。

吳人追思赤壁之役。實藉吳兵力。遂謂荊州應爲吳有。而備據之。始有借荊州之說。抑思合力拒操。時備固有資於權。權不亦有資於備乎。權是時但自救危亡。豈早有取荊州之志乎。羽之對魯肅曰。烏林之役。左將軍寢不脫介。戮力破曹。豈得徒勞無一塊土。此不易之論也。其後吳蜀爭三郡。旋即議和。以湘水爲界。分長沙江夏桂陽屬吳。南郡零陵武陵屬蜀。最爲平允。而吳君臣伺羽之北伐。襲荊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荊州之說。以見其取所應得。此則吳君臣之狡詞。而借荊州之名。遂流傳至今。牢不可破。轉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論也。

此說於吳蜀當日。關於荊州事件之真相。言之最爲詳晰。吳人外交手段之狡詐之卑劣。概可見矣。抑吳人不僅造爲借荊州之說。指所不當取爲當取也。又重爲譎言。以誣讖壯繆。一若吳蜀之兵衅。非由吳之狡焉。思啟者然。三國志壯繆本傳。『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典略『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己得于禁等。乃罵曰。狐子敢。



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因有此等譎言而後世史家遂亦加壯繆以「剛而自矜」之名。誣以「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之失。此尤不可以不辯也。夫求婚美意也。雖事出鄰國。未知其用意若何。而形式上固爲修好之事。壯繆卽粗暴何至遽罵辱其使。北伐圍樊。本未嘗東望鄰之助力。吳兵不來於壯繆。何損何至發憤罵以欲夷滅之。且壯繆生平果曾有灌夫劉四之癖乎。請讀者一檢史乘。如其無之。何獨於吳使則一再罵之也。夫以壯繆之兵力。禽于禁。破曹仁。如摧枯拉朽。豈其有所懼於魯肅及呂蒙。權之論魯肅也。曰「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而蒙旣襲奪三郡。先主又有漢中後顧之憂。權尙不敢進兵以取荊州。而甘從分割之議。則當壯繆進住益陽之日。肅與蒙兵力之不敵。明矣。而壯繆初未嘗尅期攻取。願從其相見之請。駐兵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相會者。何哉。誠深念吳蜀唇齒之誼。欲戮力以圖北。而不願輕啟釁於東也。肅傳云「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

撫之。此自吳人語實則壯繆之能善待吳人。乃以此反證而益明也。而吳蜀之曲直不彌可見哉。

### 第九章 壯繆之北伐及其成仁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工部傷諸葛武侯之詞也。吾更欲爲壯繆誦之。

二十四年夏。先主定有漢中。七月。壯繆與馬超、許靖、龐羲射援諸葛亮、張飛、黃忠、穎恭、法正、李嚴等百二十人。共表先主爲漢中王。於是先主拜壯繆爲前將軍。假節鉞。

北伐壯繆之素志也。顧當時荆土荒殘。人物蕩盡。龐統說先主未得益州時。斷無舉兵之力。及旣得益州。而漢中復爲曹操所有。漢中蜀門戶。不得之。非徒不足以進取。抑亦不足自存也。曹操取漢中蜀。一日數驚。則不得不并力以圖之。而又無暇及於宛洛。及漢中旣定。先主旣晉王號。有以維羣下之心。而蜀漢之基業。乃粗

定矣。故壯繆於是時遂膺節鉞之錫。先主蓋專以北征事屬之。而壯繆之受命卽發。則又足見其忠盡之心也。

時曹仁以征南將軍鎮荊州。與龐德俱屯樊。壯繆進攻之。操使于禁助仁。八月大霖雨。十餘日。漢水溢。平地五六丈。禁所督七軍皆沒。禁與諸將乘高避水。壯繆以大船急攻之。禁降。禽龐德。不屈。斬之。於是梁郿陸渾之間有遙受壯繆印者。壯繆威震華夏。曹操至議徙許都以避之。以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語出魏書之曹操而狼狽失據。如此其聲威可想見矣。誠千古所罕有也。

吳之對於壯繆。態度凡三變。其始周瑜欲留先主於京。而身挾關張以事攻戰。其繼魯肅欲藉其力以拒曹操。至呂蒙乃謂『征虜孫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

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

且疑壯繆居上流。有兼并心。以上具見三人本傳始一意以陰謀襲奪爲事。而孫權之宗旨

適與相合。權謂呂蒙圖取關羽勝於子敬而變遂作矣。壯繆之攻樊。蒙自陸口上疏言『羽討樊

而多留備兵者。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南郡可下。羽可禽也。『權乃露檄召蒙還。代以陸遜。壯繆聞之。稍撤兵赴樊。權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精兵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人服。晝夜兼行。江邊屯候。悉收縛之。遂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士仁屯公安。以供給軍資不相及。懷懼不安。迎降蒙。遂入江陵。先是曹操使徐晃救樊城。曹仁突圍出。壯繆乃撤樊圍。然舟師猶據沔水。及聞南郡破。乃還。則孫權已入江陵矣。壯繆西保麥城。士衆皆散。權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至今湖北當陽縣北之漳鄉。與子平俱被害。時民國紀元前千六百九十一年也。權送其首於曹操。而以諸侯禮葬其屍骸。後主時追諡爲壯繆侯。』

壯繆之敗。論者或疑其疏。然此不足爲壯繆咎也。夫國際之無信義也久矣。然欲啟衅端亦終必有所藉口。絕無口實而卽舉兵以破壞鄰好。襲取與國之土地。此

從古以來所未嘗有也。有之惟孫權之襲荊州。此如今日俄方與德構兵而中國忽舉兵以襲取其西伯利亞。問其故則捏造一史實曰。昔俄之得西伯利亞。吾嘗有力焉。此豈在人意計之中乎。安能責人以預防。而其疏防亦豈足為俄人咎哉。用兵必有口實。古今中外皆然。惟孫權之襲荊州。何以異。是曹操用陵無之故事。後必造為借地等說。以自文也。孫權之襲荊州。何以異。是曹操用蔣濟計使人勸孫權躡壯繆許割江南以封權。言將取江陵及公安。操又用董昭計驛發權書使徐晃射示壯繆。猶不退。非必如昭所言。彊梁自恃也。實以吳蜀久相和好。荊州分畫之議。又前定。此時斷無舉兵以攻德之非。戰時告德。人日本將舉兵以攻青島。德人必信之。告以中國將舉兵以攻德。之非。洲屬地。德必不見信也。故孫權不足以掩其辱也。然孫權之於荊州。睥睨而思取之久矣。平時曾不敢一正視。必待壯繆北伐。然後敢乘其虛而出。此最不名譽。最不道德之手段。以襲取之。而呂蒙之告陸遜。猶曰。一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一惴惴幸勝之狀。千古若揭焉。壯繆之威武。彌可見矣。

第十章 關壯繆之生平

古今猛將多矣。然其威名遠播。未有若關壯繆者。此非蜀人阿私所好之詞。爲史家所甄錄也。觀敵國之傾服其事。自明。魏程昱稱「關羽張飛萬人之敵」。劉曄勸曹操取蜀曰「若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可見魏邦所敬畏。惟關張二人也。至吳人則忌之尤甚。周瑜勸孫權留先主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其忌先主蓋半以關張故矣。其後魯肅則謂「曹公尙存禍難。始構宜相輔翼與之同仇」。至呂蒙然後有圖取之計。然猶必以拒操之有藉於壯繆與否爲先。決問題可知。是時能席荆襄之勢以規許洛者。惟一壯繆先主。獨以東方之重任畀之。爲能知人矣。且吳之亟亟於圖壯繆。非特自謂力足拒操。而因思開拓境土以自利也。實且慮壯繆之吞吳。故魯肅貽孫權書謂「帝王之興。

皆有驅除羽不足忌。』則當日吳國君臣上下皆深忌壯繆。可知呂蒙傳謂「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其密陳計策之詞曰：「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尙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則其圖壯繆竟視爲救亡之計矣。夫當日壯繆之守荆土。未嘗絲毫藉蜀中接濟也。其攻襄樊及江陵公安後路之防禦均未得蜀中殺之此自不衷情實之論然壯繆當日獨以荆土支持二寇則皎然見矣而魏人畏之如此吳人忌之如此嗚呼試更求之歷史上當一方兵馬之任者其威略復有能如是者乎嗚呼真大勇也。

壯繆之威名不徒在當世也。卽後世猶稱道不衰。晉劉遐每擊賊。摧堅陷陣。則冀方比之關羽張飛。晉書遐傳苻秦遣閻負殊使於張元靚。誇其本國將帥。有王飛鄧羌者。關張之流。萬人之敵。禿髮傳檀求人才於宋敞。敞曰。梁崧趙昌武同飛羽李庠

齊力過人。趙厥器之。曰李元序。一時之關張也。皆晉書載記宋檀道濟有勇力。時以比

關羽張飛。宋書道濟傳薛安都攻魯爽。望見爽。卽躍馬大呼直刺之。應手而倒。時人謂

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南史安都傳齊垣歷生拳勇獨出。時人以比關羽張飛。齊書文惠太子

傳魏楊大眼驍果。世以為關張弗之過也。魏書大眼傳崔延伯討莫折念生。既勝。蕭寶

宣曰。崔公古之關張也。魏書延伯傳陳吳明徹北伐。高齊尉破胡等十萬衆來拒。有西

域人。矢無虛發。明徹謂蕭摩訶曰。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即出陣。擲銑

殺之。陳書摩訶傳其聲名為後世所震敬。若此。度其威猛。必有度越尋常。萬萬者。雖書

缺有間。口碑亦不能盡舉其事。然其名則猶稱道弗衰也。世人不察。有稱壯繆之

勇者。輒曰。此三國演義所造成也。何其誣哉。小說家常務迎合社會之心理。三國

義實緣當時社會風氣如此耳。然則壯繆威名至有三國演義時。尚流傳不衰也。此非三國演義造成壯繆之威名實則壯繆之威名造成三國演義矣。

壯繆事迹。雖史文闕略。傳者甚少。然其為曠古之名將。亦有可推測知之者。自隨

先主常獨將一軍。其後乃一身任方面之重。吳魏忌之。隱若一敵國。終三國之世

能以襄樊震動許洛者。固惟壯繆一人。即曠觀史。乘以一州之地。而為二鄰所畏

忌。至於如此。亦無第二人也。一也。北人自古不善用水軍。歷史上。凡治舟師。以入



江者鮮不敗。惟後周嘗以是勝南唐則南曹操稱善用兵。然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周瑜傳猶不能善用之。以取敗。北可見用其所短之難也。壯繆解人久居於涿。其從先主周旋亦常在大河南北。而一入荊州。卽能將水軍。漢津之濟。旣收犄角之功。樊城之圍。彌昭因地之效。以此推之。赤壁一役。吾謂壯繆功冠諸將。非諛詞矣。二也。爲將之道。治戎奇謀。相資爲用。以孔明之才。猶難兼濟。壯繆戰勝攻取。固並世無倫。而其撫御之周。訓練之力。後世亦尙可想見。史稱其善待卒伍。又觀其甫受前將軍之命。卽出兵攻樊。戎器芻糧。不待費時。經畫可想見。其平時治軍之嚴整也。三也。壯繆敗後。魏文令羣臣料先主當爲報吳否。多謂「蜀小國。名將惟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雖所料不中情實。然壯繆在蜀諸將中之位置。則可見矣。陳壽論諸葛亮之詞曰：「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夫謂諸葛亮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此良非承祚由衷之言。故下文卽曰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然蜀

自壯繆亡後孔明而外更無專闢之才則易見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君子觀於此然後知英雄之關係於國家者大也

壯繆不徒優於戎略也其爲人亦深足爲後世模範初出軍圍樊時夢豬鬣其足語子平曰吾年衰矣然不得還是當日之成敗利鈍非可逆觀壯繆早自知之其心猶諸葛武侯鞠躬盡瘁之心也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與徐晃夙相愛相拒時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私交公義兩俱分明儼然有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之風焉則敦詩說禮雅誦投壺之儒將也史轉稱其剛而自矜幾視與灌夫劉四等不亦誣乎

史稱壯繆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誰可比倫亮知其護前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桀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若髯之絕倫逸羣也壯繆美須髯故亮謂之髯壯繆得書大悅以示賓客其意殆以是爲壯繆剛而自矜之證據也然此特英雄自負之心耳夫自負爲人類之公性

英雄志大。才大。其自視自不同於衆人。若自視亦等於衆人。則不成爲英雄矣。未  
多。上人何足爲矜。壯繆受前將軍之職。同時張飛亦受拜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  
軍。黃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謂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  
其功。尙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當自解之。蓋深信壯繆之志。別有  
所在。而不屑屑與人爭名位高下矣。費詩致命。壯繆聞忠將後軍。怒曰。大丈夫終  
不與老兵同列。詩曰。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  
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升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  
然意之輕重。豈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  
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壯繆感悟。遽卽受拜。由此觀之。壯  
繆之克己納諫。乃真不可及矣。史稱其驕於士大夫。其驕果安在哉。  
摧鋒陷陣。斬將搴旗。此固偏裨事。然大將特不當專恃此耳。非謂遂可絕無勇力  
也。壯繆之斬顏良。出入於萬軍之中。視河北名將如無物。其神勇固無待論。又嘗

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可除。壯繆便伸臂。令醫割之。時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壯繆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卽此等小事。亦足見其壯烈之概矣。今之號稱武人而怯弱若婦人孺子者。聞此不重可媿乎。

## 第十一章 秦檜

知關壯繆之真相者固少矣。知岳忠武之真相者則更少。今試執途人而問之曰。忠武何如人也。必曰忠臣也。良將也。又試問秦檜何如人也。必曰權奸也。誤國者也。使忠武而終用則如何。曰兩河必復。女真必滅。明徐有功精忠廟碑記曰。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此外史家之言論類此者甚多。然則秦檜曷爲必欲與金人議和也。曰檜權奸也。其歸撻懶縱之歸也。其議和。其殺忠武。撻懶及兀朮實使之也。然則撻懶與兀朮曷爲必欲議和。曰不能當忠武之兵威也。當時若不議和。忠武必長驅直搗黃龍。而金亡矣。此皆全不考史實之譚也。君子之稱人之善也。不躋之於不可幾及之林。而其責人之惡。

也。不。甚。之。以。不。衷。情。實。之。罪。蓋。稱。人。之。善。而。躋。之。於。不。可。幾。及。之。林。則。是。其。人。非。人。也。而。神。也。神。終。非。人。之。所。能。幾。及。也。亦。既。終。不。可。幾。及。矣。稱。揚。之。何。爲。崇。拜。之。何。爲。是。欲。崇。拜。英。雄。而。反。令。英。雄。失。其。可。崇。拜。之。價。直。也。是。以。宗。教。家。崇。拜。神。鬼。之。思。想。崇。拜。英。雄。也。稱。人。之。惡。而。必。附。致。之。以。不。衷。情。實。之。罪。不。過。欲。重。其。惡。爾。夫。君。子。之。責。人。惡。也。非。有。惡。於。其。人。亦。欲。留。爲。後。人。之。鑒。戒。焉。爾。罪。而。不。衷。情。實。則。非。普。通。人。之。所。能。犯。其。人。又。何。足。責。是。欲。重。其。罪。而。反。以。掩。其。惡。也。是。以。村。嫗。里。婦。詈。人。之。口。吻。斥。責。權。奸。也。故。稱。人。之。美。而。必。躋。之。於。不。可。幾。及。之。林。是。則。國。民。智。識。程。度。幼。稚。之。表。徵。也。稱。人。之。惡。而。必。重。之。以。無。可。湔。祓。之。罪。是。又。國。民。道。德。思。想。缺。乏。之。表。徵。也。此。等。思。想。充。斥。乎。人。人。之。胸。中。則。終。古。無。能。知。英。雄。真。相。之。一。日。終。不。能。知。英。雄。之。真。相。則。亦。終。不。能。崇。拜。英。雄。模。擬。英。雄。而。真。英。雄。終。無。由。出。世。吾。爲。此。懼。

岳忠武之兵力果足以恢復兩河殄滅女真與否岳忠武之價直是否視其能恢

復兩河殄滅女真與否以爲衡。此其事自爲別一問題。吾將於下文論之。至謂秦檜爲大奸。爲私通敵國之人。其議和。其殺忠武。均系受金人之指使。此等不衷情實之小人口吻。斷不可以不辨。非先辨檜之誣。無以責檜之罪。非先定檜之罪。無以知忠武之忠。吾非欲爲秦檜作辨護人。吾甚恨夫以忠武之精忠之武勇。徒爲此等智識淺短。道德薄弱之人所尊。而轉掩其真相也。

今人所以稱忠武責秦檜之詞。其源皆出於宋人。蓋當時人懷國恥。欲圖恢復。而檜則殺戮良將。一意主和。實爲人人所深惡。故詆之不覺甚。其辭而忠武爲南渡後第一良將。全國軍民所愛戴。其死也。實人人痛惜之。而美之。遂轉以失其實也。此等不根情實之說。岳珂籲天辨誣錄中備載之。今試錄其序文之一節如左。

(上略) 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而秦檜實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一戰而捷。俊則恥之一也。視韓侂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

曰。吾曹當戮力圖剋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彊敵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揜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覲於室。撻寄聲之間。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金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拮據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哉。若使飛拮據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興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

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旣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中略）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金人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之死。金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籛嘗謂人曰。金自叛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於金人。勸上班師。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卽皓之所奏而觀之。籛之言其不妄也。（下略）

如右所述。卽後世（一）檜之歸也。金人實縱之。（二）其議和及殺忠武。金人實使之。（三）而金人之所以必欲議和。則以不能當忠武之兵威之說所由本也。考檜之自金歸也。事在建炎四年十月。是歲。金宗弼方破杭州。使阿里蒲盧渾陷明州。入海。追高宗三百餘里。蓋金人侵略最深入之時代也。雖韓世忠有江中之捷。忠武有廣德常鎮建康之捷。僅能邀其歸軍。截其偏師耳。爲金人計。卽使宗弼全軍。



覆沒江南。隻輪不返。所失者僅數萬人。於金之大局無損也。況宗弼雖遭襲擊。仍全師以歸乎。何至撻懶皇懼。遽欲議和。且不敢顯然出之。而必縱一甘心賣國之秦檜歸。以徐圖而陰計之乎。且縱秦檜者撻懶也。與秦檜成和議者撻懶也。反謀敗露。欲南奔敵國者。又撻懶也。而手誅撻懶。敗其盟約。復開兵釁者。實爲宗弼。秦檜既與撻懶互相狼狽。則其與宗弼必爲深仇。可知何以忠武欲復河北。宗弼又能貽書秦檜。令殺之。豈凡爲金人。檜皆與交通。又凡金人皆得而指使檜耶。其情理之不通。概可見矣。請更以檜生平行實考之。金兵之圍汴京。求三鎮也。檜實以職方員外郎借禮侍。與程瑀俱奉使。奉肅王以往。及金兵退。三鎮固守不下。王雲李若水如金。議輸租賦以贖三鎮。宗翰宗望不許。八月。雲還。集百官議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持不可者三十六人。檜與焉。及京城陷。二帝如金營。金人欲立異姓。檜時爲臺長。實與臺臣共進狀。爭之。金人不聽。其所署留守王時雍。且以兵脅羣臣。署狀立張邦昌。檜抗不署。致爲金人所執。二帝北徙。檜與孫傅張叔

夜何桌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從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卽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檜爲潤色之。用厚賂達粘罕。及金太宗以檜賜撻懶。建炎四年十月。撻懶攻山陽軍。檜乃與妻王氏自軍中取漣水軍。若航海南歸。以此觀之。則檜不惟非姦臣。且爲靖康末之勞臣。建炎時之忠臣矣。雖人心難測。終始易節者。或有其人。然亦必有所圖。圖富貴邪。宋勢是時方岌岌不可保。宗社之存亡。未可知也。以檜之才能。取富貴於高宗。寧不能取富貴於撻懶。當時遼宋之臣仕金者多矣。金史列傳俱在。可覆按也。檜之歸。薦之者范宗尹李回二人耳。其餘朝臣皆以檜與何桌傅朴同拘。不得獨歸。且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得無譏察之者。就令從撻懶軍。亦必質其妻屬。安得與王氏偕而疑之。未有薦之者也。檜既自楚州南行。自里之事。至謂從軍必質妻。屬則金代並無此法也。且亦幸而高宗適主和議耳。使高宗而亦如孝宗。則雖有范宗尹李回之薦。檜亦未必用也。棄撻懶已得之信任。而求南歸。後不可知之。寵榮曾是圖富貴者而爲之乎。若云因夷險而變節耶。撻懶遙制之威。孰與宗翰。

宗望王時雍等之迫脅之近在眉睫。臨之以兵刃。困之以拘囚。檜猶未嘗屈節也。南歸以後。轉惴惴於撻懶宗弼之餘威。曰。汝其議和。則檜不敢不議和。曰。汝其殺岳飛。卽不敢不殺岳飛。其誰信之。且檜奉撻懶兀朮命。惟謹將何所圖乎。圖宦達邪。檜在南朝。旣爲宰相矣。人臣之位。旣不可加矣。豈北朝將奉爲可汗邪。謂其始爲免死計。受撻懶命。而後因爲所脅邪。以蕭仲恭之無能。猶能獻蠟書以明無罪。檜之慮。乃不及此乎。此則檜之南歸。爲撻懶所縱。暨議和時。兀朮賂以書。令殺忠武之說。不攻自破矣。至謂檜之憾忠武。由其創議建儲。及不肯誣韓世忠。亦不可信。檜在當時。威權雖大。豈能謀作天子。忌人言建儲。何爲此。蓋孝宗正位後。欲攻擊檜者之一手段耳。且抗章以爭和議。可也。刼使者以敗和議。不可也。果如籲天錄所言。置勦王於何地。且忠武侃侃直節。不可干以私曲。檜又寧不知之。檜欲誣陷世忠。可使者多矣。何必使忠武。忌忠武而欲殺之。而又與謀機密。以自敗其事。檜之行事如此。則檜之昏愚甚矣。又焉得爲權姦。故知此等說皆不足信也。然則

此等說何自來也。曰：皆秦檜死後宋人惡檜甚者文致之以甚其惡云耳。大抵宋人之論事也有二病。一曰論人之公罪必兼及其私德。如論秦檜議和及殺岳忠武之非。則必誣爲私通金人。攻王荊公政策之誤。則必造爲辨姦論等著作以誣之。是也。一曰不明事理。如欲甚忠武之功。則造爲忠武死金酋酌酒相賀以爲和議可堅之說是也。論事如此。不惟無以服有罪者之心。而英雄之真相亦因之不顯。甚矣其惑也。欲讀史者必先將此等妄論掃去。然後可以讀史。欲崇拜英雄者亦必先將此等妄念除去。然後可以崇拜英雄。

問者曰：如子言。則秦檜爲無罪。而忠武爲不足稱乎。曰：惡。是何言。秦檜之堅主和議。及其殺岳忠武。是皆檜之罪也。而忠武者。則又所謂精忠報國將才。天挺誠千古軍人之好模範也。特吾之罪秦檜也。但責其公罪。而不誣及其私德。吾之崇拜忠武也。以其爲歷史上偉大人物。爲愛國軍人之好模範。而崇拜之。非如世之崇拜忠武者。雜以小說家及宗教家虛誕及神秘之思想耳。謂予不信。請一讀予所

箸之忠武傳。

### 第十二章 岳忠武之時代

吾國自嬴秦而降。巍然為一大國。立於東亞。其間開疆拓土。滅人之國。而有其地者。屢矣。本國之土地。為他國所據。而視為組成其國家之領土之一部分。未之有也。也有之。自契丹之占據燕雲十六州始。五胡雖異族。居塞內。久已為中國之編氓也。患又唐時。河西隴右。雖嘗為吐蕃所據。此特如秦漢時之匈奴。芻牧河南耳。彼國家未嘗視為其領土之一部分也。稱天可汗。以上國自居。受人之朝貢者。有之矣。以一國之元首。降而與人講平等之交際。甚至稱兒稱姪。稱孫稱臣。歲納幣帛。以求一日之安。未之有也。有之。自石晉及北宋時始。唐高祖嘗一稱臣於突厥。以借其兵。然斯時之高祖。與梁師都。劉武周等。耳。非中國之主權者也。又中國歷代。對於外夷。雖皆有贈遺。然皆取厚往薄來之義。以賞賜為名。至北宋時。之歲幣。乃以之列。入條約。為媾和條件之一。其與漢時之歲。以金繒。名。匈奴情事不同。至易見也。仁宗時。之增歲幣。宋史云。用納字。而遼史云。作貢。亦無從質。其是非。蓋二國各有文字。宋人尚滅人之國。而系累其君者。有之矣。首都淪陷。天子蒙塵。未之有也。有之。自宋徽欽二宗之北狩始。懷愍之青衣。行酒以五胡。

即周幽王驪山之役申侯固中國諸侯犬戎亦在疆理之內也自是以降遂至畫淮爲界全國之疆土喪失其半馴至胡元入主而漢族遂無尺寸之土可以自立有明雖一恢復而滿洲又入主之者三百年蓋自秦迄唐與夫自宋迄清吾國之歷史截然不同而其間則實以五代及北宋爲之轉捩當五代及北宋時蓋猶此等情勢將成而未成之時代也自高宗用秦檜一意與金人言和割國家領土之半以與之而中國之見弱於異族始大定矣然則當此等情勢將成而未成之際豈無豪傑之士欲力挽頽流者乎曰有之岳忠武則其最著者也

北宋一代之歷史可略分爲四期太祖太宗席開國強盛之勢兵力雖不足割契丹而亦不至於甚弱海內雖不可稱富庶而亦未至於甚貧太宗之再舉北伐而無成以適直契丹全盛之時而非中國之不可有爲也此第一期也澶淵盟後中國遂日卽於腐敗不思整軍經武爲自強之計徒藉天書符瑞愚惑敵人冀堅盟約外交上未必有效也而汾陰泰岱祠祀營建所費無藝致歲出驟增四倍

至道末歲

入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緡天禧遂為有宋一代入不敷出之原。仁宗承末增至一萬五千有八十五萬一百緡。之廢弛彌甚。兵日增而不可一戰。稅日廣而彌以患貧。宋兵數開寶時為三十七萬八千至道時六十六萬六千天禧時九十一萬二千慶曆時至百二十五萬九千治平時稍減之尚百十六萬六千而皆不可一戰其腐敗情形讀歐蘇諸公議論即可見之詞繁今不能備徵也。養兵及郊祀尤祿號稱北宋財政三大蠹郊祀之費至道末五百萬緡景德時七百萬緡仁宗時一千二百萬緡宗室吏員尤祿真宗時九百七十八萬五千緡仁宗時一千五百四十四萬三千緡治平視卒藉歲幣以餌二敵始克儉安皇祐增十之三元祐初則一倍皇佑四倍景德矣。於目前而國中一切弊政又皆根深蒂固不可猝拔。宋當是時既有積重難返之勢矣。此第二期也。荆公崛起。毅然變法。首次冗兵。立置將保甲之法。以蒐軍實。嚴節浮費。多開稅源。以裕財政。至神宗末年。保甲技藝。或勝諸軍。而將兵無論矣。各州皆有數年之蓄。而中央不蒞言矣。熙河之役。關地萬里。跋扈不臣之夏人。至此遂首尾受敵。終至介遼人以乞和。此實宋勢最有起色之時也。此第三期也。元祐諸臣固執成見。盡廢荆公之良法。向之各州皆有數年之畜者。至此則督責不加。散失不問。至紹聖初。遂復有入不敷出之患矣。向之保甲技藝。或勝諸軍者。至此

則不徒舉保甲之制廢之。并將兵之制亦壞之矣。馴至蔡京童貫出舉一國之財。悉斂之於中央。以供一人之淫侈。而國與民悉成枯腊。即以養兵論宋前此皆慮兵多而不可戰至此則非不可戰之兵而亦無之陝西號最多兵之地種師道將以入援者僅得萬五千人蓋皆利其闕額封樁其饒以備上供也其他事率類此宋史食貨志備載之不可偏舉也又不度德量力。而輕啓衅於敵。而政治之紊亂。官方之敗壞。外交施措之糺繆。又迥非元祐紹聖時比。國事至此。雖無女真。宋亦不能立。兩宋之際羣盜如毛即民窮財盡之結果也宋當是時即無外患亦必有內亂況又有強敵乘之於外乎。此第四期也。綜而論之。太祖太宗之時。尙未至於積弱而必腐敗之。以真仁熙寧元豐之後。亦既可以圖強而又敗壞之。以崇寧元祐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君子觀於北宋之已事。未嘗不爲之痛哭流涕。長太息也。

徽宗之時。宋事已無可爲。所可圖者。亂後救亡之策而已。而自高宗用秦檜。割淮北。與金定和議以前。宋與金之交涉。又可分爲三期。徽宗重和元年。遣馬政如金求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宋史云約夾攻遼然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昇下邑絕書來曰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昇下邑絕



無一語及於夾攻。且宋苟本約夾攻，則金復書無從。以與宋夾攻得者有之，爲條件大抵宋史多不可信。金復書請與宋夾攻，得者有之。而宋攻燕雲竟不能克，卒藉金力取之。宋復使趙良嗣如金，求燕京及西京地。金人不可。宋乃許輸銀絹二十萬匹，綾二萬匹，代燕京租稅。宣和三年，和議成。金歸宋應蔚儒易奉聖歸化六州。越二年，金太祖殂，太宗立，復以武朔二州來歸。此第一期也。當是時，金人尙絕無土地思想，所欲得者子女玉帛而已。故旣得燕州縣，盡掠所有，俘其人，而仍以空城歸宋。太祖議歸宋地時，左企弓獻詩曰：君王聽太宗立宗翰，請勿歸武朔二州。太宗曰：是違先帝之命也。其速與之。平州之入契丹，本在燕雲十六州之前。後唐德威守幽州，特勇棄渝關之險，契丹由是得芻牧營平間。且入契丹後，別爲一軍，故不在許還之列。建爲南京。以張覺守之，覺叛降宋，宋受之。事在宣和五年六月，是歲三月及四月，兩國已互覺之降，其金人以爲口實。見金史。宣和七年十月，宗翰宗望兩道伐宋。宗望先至汴，宋許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宰相親王爲質，輸金五百萬，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主爲伯父。宋史欽宗紀作叔父，誤。高宗紀亦作伯父，以請和。宗望遂旋師。時靖

康元年正月也。宗翰在太原聞之。亦使人來求賂。和議既定復何路之可宋人拘

之。宗翰怒。分兵趨京師。破隆德府威勝軍。宋以爲叛。盟詔三鎮固守。且命种師道

姚古往援之。旋代以李綱。又以所留金使蕭仲恭母。道宗女也。而耶律余睹亦遼

宗室。謂皆有故國之戚。貽蠟書余睹。因仲恭致之。然和議尙未絕也。六月以方議

進。七月。蕭仲恭歸。獻宋蠟書於宗望。和議遂破裂。八月。金太宗詔宗翰宗望伐宋。

十一月。金使來言欲盡得河北地。兼河東言之故耿南仲聶昌分詔耿南仲使宗

望聶昌使宗翰軍。許之。兩使皆不達。南仲至衛衛人不納走相州明年正月復遣

昌南仲及陳過庭出割兩河地。民堅守不奉詔。凡累月。止得一石州。二月。金人立

張邦昌。以二帝北還。是爲第二時期。始僅欲得三鎮。既乃欲盡得兩河也。自是以

後。金人守其宗旨。不變。張邦昌死。則復立劉豫。劉豫死。乃欲以其地還宋。蓋自宗

弼奏請復取河南以前。金人之所欲得者。始終止於兩河而已。及撻懶誅。宗弼入

執政。乃欲并得河南陝西之地。其事始於紹興九年七月之執王倫廢和約而成。

於十一年十一月之和議。此則其第三時期也。紹興十一年以前和戰始末宋金二史均不能見其全茲兼綜二史敘述金人之思想如此。在宋人所以應之者。自亦當因時勢而異其宜。平心論之。

在第一期中。金人之所志者。僅在子女玉帛。絕無土地思想。宣和和約所得實多。宋所得之地皆金所克。宋僅輸銀絹二十萬匹。兩綾二萬匹耳。其始本約協力攻遼。取得之地有之。今金以所得之地歸宋。宋自不能償其兵費也。若云歸宋者僅空城中所有金。皆掠以去。則原約還宋。本土何嘗及其戰利品乎。要之以銀絹二十萬匹。兩綾二萬匹。購回八州之地。終不可謂不廉也。自當慎

固封守。徐圖自強。乃貪疆場之微利。輕與強鄰啟釁。此最失計也。在第二期中。則當還守汴京。經略河北。然後徐圖議和。直抵黃龍。此持一時快語。非必忠武之策。略也在當日事勢。至多能恢復兩河耳。兩

河既復。故壤無缺。則亦可以議和矣。乃懾於金人累勝之餘威。揚州臨安節節退守。河南山東遂爲

敵。有此又失計也。至第三期中。則有可戰之資。且有戰勝之實。而乃召還良將。自棄土地。則尤失策之甚者矣。宋之南也。宜哉。此三時期中。其第一時期。忠武尙未出世。至其第二時期及第三時期。則皆與忠武有甚深之關係者也。

第十三章 岳忠武初出時

有宋岳鄂忠武王相州湯陰人。湯陰今河南省河北道屬縣也。父和母姚氏。以宋徽宗崇寧二年癸未二月十五日生。實民國紀元前八百有九年也。生時有大禽若鵠自東南來。因名之曰飛。字鵬舉。未彌月。河決內黃西。水暴至。母抱之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以爲異云。家世力農。父豪俠好義。能節食以濟饑者。有侵耕其地者。割而與之。貫其財者。不責償。忠武少時。嘗學射於其鄉人周同。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墓。父見而義之。曰。汝異日得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之臣乎。忠武應聲曰。惟大人許飛。得以遺體報國家。何事不可爲。和喜曰。有子如此。吾無憂矣。及忠武從高宗渡河。河北淪陷。與母音問隔絕。紹興六年。奏乞終制。劄子云。國家平燕雲之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臣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虜禍驚悸。致疾。遂以纏綿。則知姚太夫人受亂離之苦深矣。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曰。而母寄余言。爲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嗚呼。雖王陵之母。何以尙茲明德之後。必有達人遺傳之理。昭昭不爽。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忠武生有異稟。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每誦習達旦。不能常得燭。則拾枯薪以爲代。云未冠。能挽弓三百斤。負弩八石。蓋少。卽兼資文武也。宣和四年。年二十。始應眞定宣撫使劉鞬募從軍。時河北羣盜大起。是歲童貫伐燕京。令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免夫錢者。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不卽役者。則輸以爲代。以爲普徧之稅。責全國人。盡輸之。無名甚矣。凡得一千七百萬緡。而河北羣盜因之大起。忠武旣應募。相有劇賊曰陶俊及賈進和者。負嵎肆虐。衆莫能平。忠武請百騎滅之。先使卒僞爲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忠武遣百人伏山下。自率數十騎偪賊壘。賊出戰。陽北以誘之。賊來追。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其初出時用兵卽如此。未幾父卒。還湯陰。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宗翰宗望先後至汴。汴圍合。

宗望至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宗翰至以十二月二日

是月

晦。帝如青城。先是十一月。使王雲副康王構使宗望軍爲質。請和。至磁州。州人殺雲。王還相州。十二月。開大元帥府。有兵萬人。忠武因劉浩以見。王命招賊吉倩。倩

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又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忠武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手斬之。敵大敗。還爲秉義郎。隸宗澤。

宗澤。北宋第一名將也。方徽欽已北。高宗未南之時。宋之大計實在於還據汴京。經略河北。然當時之人能言之者已寡。卽能言之亦多徒作壯語耳。非真有措置之才也。惟澤以一身支柱其間者二年。無兵無饟。徒以恩信招誘羣盜用之。而汴京屹若邱山。真奇人哉。武穆事之得其主矣。

靖康二年五月。康王卽位南京。是爲高宗。改元建炎。忠武乃上書請還都汴京。恢復河北。略曰。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黃潛善汪伯

彥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准備巡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略。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於外。終亡成功。爲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敵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威斯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此忠武生平竭智盡忠。懇款言事之第一書也。卽殷殷以恢復爲言。其後終身不變。其志英雄之志。略固非若常人之朝三暮四者哉。書上忤汪黃意。以越職奪官。是歲六月。李綱建言。今河北所失者。惟懷衛濬及眞定。河東所失者。惟恆代太原汾晉澤潞。而兩路民兵。自相團結。多者數萬。少亦近萬人。宜宣布德意。激以爵賞。與之共守。此卽忠武恢復兩河之策也。於是使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忠武已奪職。乃詣河北見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忠武乃說所。極言國家根本在於河北。河北不復。終不能自立。詞見末章所喜。使從都統制王彥渡河。

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忠武獨以所部鑿戰奪其蠶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忠武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其御軍之嚴整可想見矣未幾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忠武乃引兵益北戰於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忠武單騎持丈八黑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以饑疲之衆立此大功忠武眞神人哉。

高宗之始卽位也召李綱以爲相用其言令傅亮張所經略兩河宗澤留守東京似赫然而恢復之圖矣乃任人不專旣用李綱復信汪黃而又內怯金兵之強不敢躬犯鋒鏑不獨忠武所進親率六軍迤邐北渡之策不敢用宗澤累進還都汴京之說不能聽也卽李綱所請之關中襄鄧亦不敢巡幸而徒日爲退守之計七月罷李綱召傅亮還九月安置張所於嶺南十月車駕遂如揚州矣此種舉動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半年間之恢復政策有嘉謨而不能聽有良臣而不能勝



歎哉。忠武以九月從王彥破金。及與彥不合。欲復還。則張所已罷職安置矣。時崎嶇北方。與金人相持者。惟一宗澤耳。乃復歸澤於東京。澤以爲留守司統制。建炎二年七月。澤卒。代以杜充。充酷而無謀。既至。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羣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澤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而事不可爲矣。

忠武隸杜充一年。仍居故職。戰柞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閻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建炎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忠武所部僅八百衆。慮不敵。忠武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於是借補莫州刺史。黃善圍陳州。戰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卽眞。五月。充以糧盡欲還。建康。忠武諫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矣。充不聽。乃與俱還。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皆敗之。

南宋之初。非力圍恢復。決不足以自立。而恢復之事。初非必不可致。具如末章所論。欲圖恢復之功。要以高宗尙未南遷時爲最易。此忠武所以始請高宗親駕渡河。與金決戰。至杜充欲去汴京時。尙力爭。謂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也。然卒無一人能用其謀者。天不祚宋。謂之何哉。

#### 第十四章 南渡初之岳忠武

自高宗棄汴。南走揚州。北方之事。遂益不可問。建炎元年七月。金宗望卒。以宗輔代之。十二月。復伐宋。徇地淄青。分遣銀朮可攻襄鄧。拔離速入唐蔡。二年正月。以高宗遠在揚州。而農時已屆。旋師。其宗翰一軍。於元軍冬。亦自河東入陝。陷同華。京兆鳳翔。是歲二月。以河東多寇。留婁室使屯守之。而自引軍還。初宗望之再圍汴也。分兵使撻懶趨山東。敗宋援兵。撻懶遂留山東。及是。仍屯駐不返。蓋宗輔宗翰。以大軍經略兩河。而撻懶及婁室。則以偏師綴河南山東。使宋不暇北師。且可乘機進取。實金人是時之兵略也。是歲。宋使王師正請和於金。復密以書招誘契

丹漢人。七月至金。金人獲其書。太宗詔宗輔宗翰伐宋。於是宗翰使婁室蒲察帥帥繩果婆盧火監戰。以取陝西。留銀朮可守太原。耶律余睹守西京。自與宗輔會於濮。十月進軍。明年二月。前鋒拔离速馬五等至揚州。高宗倉卒走鎮江。三月。金人焚揚州而去。高宗遂如杭州。五月。金宗弼撻懶拔离速馬五等復分道南伐。金諸將中始終持進取主義者惟一宗弼。當既得兩河後。宗翰及宗望宗輔即留大兵駐守之。其經略河南陝西者。皆不過偏師而已。即承太宗命南伐。亦不過至揚州而止。不遽深入也。而宗弼於是時。則首先主張渡江。陝西之役。相持數年。勝負未有決也。宗弼自渡江還。復北師以助婁室。於是張浚有富平之敗。而陝西遂不可守。婁室卒後。請兵以略定陝西者。又宗弼也。蓋金宗室中。惟此人爲真有才。且有大志。使無以挫其鋒。則南宋之存亡。未可知也。然宗弼自一次渡江後。遂不復主張南伐。則當日還師時所受之懲創深矣。此則忠武與韓世忠之功也。

忠武南還後。仍隸杜充。建炎三年十月。宗弼師至和州。充閉門不出。忠武泣諫。請

視師充不聽。和州天險易阻。後此處允文之敗海陵庶人。卽於此使充當時。能悉精兵以授忠武。使扼江而守。宗弼之能逞志與否。未可知也。乃畏怯不前。徒爲嬰城自守之計。使江南數千里。悉遭蹂躪。乘輿幾不可保。充之罪亦大矣。金旣渡江。充乃遣兵迎戰。王瓌先遁。諸將皆潰。獨忠武力戰。會杜充兵亦潰散。走保眞州。宗弼使人說之。充遂降金。諸將聞之。多縱兵剽掠。惟忠武軍秋豪無犯。平時禦軍嚴整者。臨變自覺不同也。

宗弼旣入建康。遂自廣德趨獨松關。以犯杭州。忠武兵少。自不能扼。然猶力躡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級千二百餘。擒其將王權等二十四人。又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遣還。令夜斫營縱火。忠武自乘亂縱擊。大敗之。遂復溧陽。禽其僞知事李撒八。殺獲五百餘人。時軍無見糧。然將士皆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來附。固由人心未忘故國。亦可見忠武軍聲之遠播。當江南殘破之餘。屹然若一重鎮矣。十二月。宗弼入臨安。使阿里蒲盧渾追高宗。

於明州。帝入海。舟次昌國縣。明年正月朔。阿里蒲盧渾乘西風大作。攻明州。劉洪道張俊擊敗之。越四日。金援兵至。俊及洪道皆遁去。帝走溫州。金兵入昌國。以舟師追帝三百餘里。不及。乃還。是役宗弼以三萬人縱橫江南。宋諸將莫敢撓其鋒者。使無忠武及韓世忠之邀襲。則必狃爲故常。再圖深入。後患不堪設想矣。

宗弼既破明州。自秀洲道平江而北。詔忠武移屯宜興。時有盜郭吉者。爲民患。聞忠武至。遁入太湖。忠武遣王賁傅慶追破之。隨遣辯士馬臬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忠武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禍。圖忠武像奉祠之焉。金兵至常州。忠武四戰皆捷。尾襲之於鎮江東。又捷。戰清水亭。橫屍十五里。於是宗弼欲濟江。韓世忠以舟師邀擊之江中。宗弼不得渡。乃鑿老鶴河故道通秦淮。以趨建康。忠武以騎兵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邀擊大破之。烏珠乃復出江。會撻懶使孛堇太乙以兵來援。乘無風。世忠大舟不得動。敗其軍。乃得渡江走淮西。是役世忠以八千人拒宗弼數萬衆。相持凡四十八日。實爲南渡後第一次克捷。宋史

稱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論者或疑其誇大。然金史本紀明載宗弼戰江中不利。劉豫傳亦言宗弼自江南還。遂不復主。張深入則此次戰役確能示之以南宋之尚不可侮。則非虛語矣。此固世忠力戰之功。抑亦忠武犄角之力也。

宗弼既退。忠武乘之收復建康。奏言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高宗嘉納。時羣盜賊方方擾淮西。詔忠武進討之。方遁。俄益兵來。忠武自以千人接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俊還。盛稱忠武可用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宗尹言之。遷通泰鎮撫使。兼知秦州。忠武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壯哉忠武。是時江南新被寇。衆方汲汲懼亡。而忠武之主張進取也如故。豈好爲大言哉。誠深惟立國之本。非進取終不足以有爲也。會撻懶攻楚州。急。遂詔忠武援楚。

時張俊宣撫荆湖川陝。以金兵萃淮上。慮其復擾東南。謀出兵牽制之。而金所得陝西州縣亦叛服不常。宗弼遂引兵趨陝西。爲婁室援。然撻懶仍留淮上。淮東州

郡多半殘破。惟趙立據楚州。與金人相拒。楚重鎮也。楚失則淮東不可守。淮東不可守。則常鎮危。常鎮危。則江南亦不可保矣。忠武之乞收淮東。誠願獨當其難也。然時初到泰州。芻茭糗糧。一窘乏。士馬亦羸弊。方甚瘡痍。尙新欲從朝廷乞一。二千之衆。十餘月之糧。且不可得。使他人處此。必且辭不肯往矣。而忠武仍聞命。卽行。至承州。三戰三捷。殺其將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時詔劉光世督軍援楚。光世素驕蹇。五奉手札不進。但遣王德麟瓊等以偏師前往。德瓊等復不用光世命。逗留不進。金人知楚援絕。并力急攻。楚遂陷。詔忠武退守泰州。有旨可守則守。不可守。但以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忠武以秦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於南。橋。金兵大敗。以精兵二百殿。渡百姓於沙上。金人不敢近。是役也。忠武雖以師孤。力寡。未能援楚。然卒能保護百姓全師而還。其用兵方略。蓋又非南渡他將之所能及矣。

宗弼既北。撻懶破楚州後。亦不復南。是歲九月。金人立劉豫爲齊帝。其南侵之事。

至此作一小結束。是後三年間。北邊無大患。而宋人乃得專其力以靖內寇。

### 第十五章 岳忠武之削平內寇及經營襄漢

秦漢以後。我國歷史上。有一特別之產物焉。則流寇是也。流寇之起。蓋起於民窮財盡。非爲盜。則無以爲生。其始僅鼠竊狗偷。屯據山林。相嘯聚而已。然其後無以爲生者。日多。則應之者日衆。而寇盜彌衆。則無以爲生者亦愈多。二者互相爲因。遂至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非流寇之果不可勝也。天下之人。皆將折而入於寇。而誅之不可勝誅也。故流寇不起。則已。既起。則非擾亂數千里。殘殺數百萬衆。前後互十餘年。或數十年。不能平。然此在閉關獨立。外無強敵之日。則可耳。若疆鄰耽耽。窺伺境外。則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內亂不已。必有乘其弊者矣。若明清之已事。是已然。內亂固足爲外寇之媒。而外寇實亦爲內亂之本。若東晉之初。女真之末。造是也。而兩宋之間。則此患尤甚。試一繙高宗本紀。自建炎初。元至紹興十一二年間。舉天下二十六路。無一路不有著名之寇盜數十人。往往



擁衆十數萬。或數十萬。殺掠十餘郡。次亦數萬。或數千。而其鼠竊狗偷。爲患止於一郡。或一縣者。尙不在內也。揆厥由來。蓋因北宋一代。乘五代衰弊之後。養民之政。未克一舉。害民之政。未克盡除。民困本已特甚。其後新舊黨爭。政令數變。而每變一次。則必擾民一次。馴至蔡京王黼等出。明目張膽。以聚斂爲政策。視人民之離散凍餒。漠然無所動於其中。海內愁苦。皆不聊生。而奸宄遂乘之而起。蓋金兵未入寇前。而羣盜旣已滿山矣。迨邊釁旣起。北方數萬里之地。悉遭蹂躪。潰兵流民紛然。並作其未遭兵燹之地。則或因羣盜之流入。而脅從之。附和之。或爲所侵掠。無以自存。不得不起。而爲盜。又有始相團結。欲以禦敵。而其後食盡。變而爲盜者。又有寄居官及鄉曲豪右。藉口勤王。招集潰兵。或召募人衆。後遂資之以爲盜者。要之以亂機。四伏之社會。一旦政治控制之力。驟滅於前。而又有他力以爲之驅迫。而招誘其煙塵。瀕洞九州。豺虎固其所耳。然於大局。則甚危險也。從來外患內憂交迫之際。謀國者每思招集內竊。藉以禦外。然其事恆無成功。不

徒無成功也。且適以資外寇而益之。燄金之封九公。及宋之用李全。時青其明證矣。酈生謀撓楚權。欲立六國。後而張良折之曰。夫楚惟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而安得而臣之。諸侯且然。況羣盜乎。建炎四年。范宗尹參知政事。建議羣盜并力以抗官軍。莫若析地而處之。使盜有所歸。則可漸制。於是分淮南京東西湖南北諸路爲鎮。悉授降盜以鎮撫使之職。除鹽茶之利。悉以畀之。許以能捍外患立大功者。特與世襲。此實最危險之政策也。幸而金人無遠略耳。使其既定河南山東。後長驅而前收服羣盜。因而用之。不知將何以待之。其後諸鎮除一二戰死者外。非北降。卽復叛以死。誠幸事哉。然卽此而羣盜之心懷反側者。彌有所據。以爲資其受害。既不淺矣。當時羣臣論及羣盜。鮮有不主姑息之策者。卽受命勦殺。亦多以招撫爲先。蓋皆未知治寇之本也。惟忠武不然。其奏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子有云。

臣竊惟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並作。朝廷務廣德

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力強則肆。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

此數語於平寇方略。及安內卽所以攘外之理。言之瞭然。可爲內憂外患交迫時。主姑息之策者鑒矣。

紹興元年。金兵雖退。而江淮以南。羣盜如麻。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尤悍強。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甚至造作符讖。以幻惑中外。使不加勦除。則皆劉豫張邦昌之徒也。李成將馬進圍江州。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救之。敗績。江州遂陷。朝以張俊爲江淮招討使。討之。俊請與忠武同行。於是以忠武爲副使。

時馬進已復陷筠州。俊及忠武以豫章介江筠之間。疾趨據之。已而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賊以爲怯。遂怠。乃議戰。忠武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出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俊大喜。忠武因請爲先鋒。重鎧躍馬。潛

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忠武進抵城東。賊出城布陣。長十五里。忠武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忠武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忠武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於是忠武與俊連兵而前。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過於樓子莊。大破之。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遂復江州。渡江追成至黃梅。斬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復寇江州。用亦湘人。忠武以書招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忠武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旋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忠武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忠武使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遂相戒勿犯。其先聲之奪人如此。未幾。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忠武命將討擒之。以功升神武副軍都統制。

二年。賊曹成復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忠武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及黃旗招之。成聞忠武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遁。忠武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忠武乃奏請勦除。許之。四月。進兵賀州。得成諜者。縛之帳下。忠武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忠武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輒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大喜。期翌日來追。忠武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列拒。忠武麾兵掩擊。潰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而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桂嶺者。卽古萌渚。五嶺之第四嶺。蓬頭北藏。皆其支脈。其間繇互。凡六十餘里。皆山谷河溯。路狹。人馬不並行。眞天險也。忠武衆纔八千。一鼓登北藏嶺。奪據梧關。明日。敗其救兵萬五千。人越二日。克蓬頭嶺。又明日。進克桂嶺大寨。成奔連州。忠武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也。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

人與忠武會連州進兵。追成時韓世忠方駐兵豫章。成爲忠武所迫。乃率八萬衆詣世忠降。忠武是役以盛夏行師。所將皆北人。戰馬又乏。而能出入山險之地。以寡制衆。克捷神速。若此。且士無一人死瘡。癘者其撫循有方。概可見矣。

嶺表旣平。詔授忠武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李回檄捕劇賊馬友。繆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忠武軍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於是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閩粵。高宗乃專命忠武平之。忠武至虔州。龍泉賊彭友。李動。天悉衆來拒。戰零都。友躍馬馳突。忠武麾兵卽馬上擒之。并擒李動。天。餘黨退保縣北之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忠武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忠武令勿殺。受其降。進至興國。破山寨數百。禽賊王彥。鍾超。呂添。羅閑。十。陳容。藍紉。禾。謝敵。鍾大牙。劉八大王。盧高等。賊黨悉平。初宗彌之南下也。分兵入江西。隆祐太后自南昌走虔州。爲土豪陳新所圍攻。高宗以此密令忠武。

屠虔城。忠武請誅。曾惡而赦。脅從不許。三四請。乃許之。虔人感其德。爲繪像祠焉。此可見忠武非好事殺戮者矣。其不加勦除。未可遽殄之論。正所以爲安民保國之計也。

虔寇既平。是秋忠武入見。高宗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朝意蓋仍使鎮攝江西也。未幾復有李成楊么相連合。欲助僞齊爲侵寇之舉。忠武乃復移軍而北。初金人之立劉豫也。其年十一月。復畀以陝西之地。金人之意。欲其保守河南陝西。爲己附庸而已。而豫以梟獍之心。行悖逆之舉。日思藉金人之力。以覆宗國。既卽僞位。乃請立其子麟爲太子。以覘金人之意。金人不許。曰。與我伐宋。則取之。蓋以此覘豫之能自固否也。豫亦知其意。而其南侵。乃愈亟。意殆非滅宋不止。故自僞齊之建。而宋之外患。乃更甚於金人。據河南之時。而羣盜李成孔彥舟等。復從而附之。甘爲之俛。并湖寇楊么。亦與之連結。么欲自長江順流而下。而成則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之會。萬一王師撓。

敗則僞齊必又大發兵繼之。宋勢之岌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前此宗弼之渡江，剽掠主義耳，未嘗

欲據其地也。

是役也，非忠武南宋幾殆。

襄陽形勢具如壯繆傳中所論。宋既南渡，言恢復者必以此爲根本。此稍知地勢者所能言也。顧前此呂頤浩亦嘗有意圖之矣，而卒無成功。及忠武一經營之，襄鄂遂屹爲上游重鎮。則信乎欲圖恢復者非訓練節制之師不能爲功也。初張俊之西行也，承制授程千秋京西制置使。千秋招降劇盜曹端、桑仲，已而疑仲使端圖之。仲叛，千秋奔襄陽。京西州縣悉爲仲所據，朝廷不能討。因以襄鄧隨郢鎮撫使援之。仲言京師可復，乞出兵爲聲援。時呂頤浩爲相，方銳意恢復，信之。紹興二年四月，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方圖出師，而仲已於三月爲知郢州霍明所襲殺。頤浩聞之，稱疾不進。北伐之議遂無成功。仲將李橫攻霍明，走之。進擊金齊，頗敗其兵。三年正月，詔以橫繼仲職，橫軍本羣盜，無紀律。進兵欲復東京，爲金人所敗。而李成自降齊後，銳意南略。是歲遂以金人南侵。十月，橫糧盡，奔



荆南。襄陽及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俱陷。楊么乃與之通。朝命忠武爲之備。忠武乃奏陳用兵先後曰。

臣竊觀楊么。雖近爲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爲唇齒之援。今日之計。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繫縛。則亦喪師遠逃。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盜。要不爲難。而況襄陽六郡地爲險要。恢復中原。此爲基本。

疏上。朝議是之。五月。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尋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忠武遂於是月進兵渡江。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

師至郢州。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來拒。忠武鼓衆而登。復其城。超投崖死。於是分遣諸將復唐鄧隨州及信陽軍。而自以衆直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忠武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顧王貴以步卒擊其騎兵。牛皋以騎兵擊其步卒。賊馬爲槍所刺。輒斃。而後騎皆擁入江。大敗。成遁。遂復襄陽。是役。忠武所部軍合計不滿三萬人。成衆三四倍之。而

自出兵至克捷不及一月善用兵者固不在多也

恢復忠武之素志也。雖當國家多難靖內不遑之日。而其志曾不少墮。既復襄陽。遂奏畫六郡屯田。以爲進取之計。其所志之堅毅。規畫之遠大。真可驚矣。其筭子有曰。

臣竊觀金人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人累年之間。貪婪橫逆。無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墮。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宋德。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就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以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効順。誠易爲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營田之法。其利爲厚。中略。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饟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

是爲南宋時創議營田之始。營田爲備邊良規。無待贅論。南宋初。外受金寇。內迫

羣盜田畝荒廢人戶凋殘饋運既艱守備益薄屯墾兼資尤爲重要然諸將迄未有發之者非無此遠略卽猶未能眞憂國恤民也自忠武首創此議後頗踵而行之淮西尤賴其力名臣之規畫其利固不僅在一時矣

襄漢旣復忠武奏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時相趙鼎奏鄂兵最爲上流要害乞令忠武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忠武忠武移軍屯鄂復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於是荆湖襄鄧內憂外寇之責悉集於忠武一身矣李成旣敗劉豫使乞師於金金太宗使撻懶等以兵五萬應之九月合寇淮西時朝廷方使魏良臣如金申和議邊報旣至知終無苟全之道乃相趙鼎起張俊視師高宗自臨安幸平江自劉豫僭逆朝廷畏金至稱爲大齊其族屬在江南者亦厚撫之及是始暴其罪逆於六師金齊步兵入淮東攻承州韓世忠敗之於大儀騎兵入淮西攻廬州帝手札令忠武應援忠武遣牛皋徐慶往擊敗之會金太宗

殂。十二月。金兵遂引還。是役僞齊志存大舉。雖緣金太宗之殂自退。然淮東西未致糜爛者。亦忠武與韓世忠之力也。

紹興五年。忠武入覲。封母國夫人。進爵爲侯。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忠武所部多西北人。不習水戰。使他人處此。必將束手無策矣。忠武曰。兵何常。願用之何如耳。於是定以水寇攻水寇之策。

夫以水寇攻水寇。非易事也。我欲用水寇。則必先望彼之攜。然欲望彼之攜。則必先有以懼彼。今我所部皆不習水戰。彼且還玩我於股掌之上耳。又安望其爲我用。然忠武顧慮之裕如者。則以其先聲足以奪人也。既受命。先遣使招諭之。賊黨王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忠武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撫佐背曰。子知遂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於是忠武以水寇攻水寇之策。始有耑緒矣。

時張俊方以都督諸路軍馬。視師江上。至潭州。會朝旨。召俊還防秋。忠武既有定畫。袖小圖示俊。俊欲俟來年議之。忠武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即可破賊。俊曰。何言之易也。忠武曰。王四廂。王瓌也。前此攻楊么。敗衄者。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俊喜。許之。忠武遂如鼎州。王佐招楊欽來降。忠武喜曰。楊欽賊驍將。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銑等降。忠武詭罵之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者。輒碎。輪舟之制。惟唐曹王梟曾用之。史稱其鼓水疾。進駛於陣。馬而么更益之。以撞竿。則其制更勝。古人矣。以習於水戰之寇。而挾此利器。是誠不易破也。忠武乃復出策略以勝之。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其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罵且行。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忠武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

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懷么技窮。赴水牛鼻禽斬之。忠武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忠武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俊嘆曰。岳侯神算也。是役也。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遂爲沿江之冠。

楊么旣平。詔忠武兼蘄黃制置使。初忠武之平嶺表也。於夏日力疾行軍。遂得目疾。及是彌甚。乞解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

忠武之平羣盜。蓋全恃其策略之勝人。凡盜賊所以能久據一方。負嵎自固者。非恃其地方情形爲官軍所不悉。則恃其長技爲官軍所不能也。然如忠武之攻曹成。列衆十餘萬。守險數十里。而不能拒。則地形不足恃矣。其攻楊么。以洞庭之險。益之以輪舟之用。而不能抗。則長技不足用矣。使爲將者。盡如此。何寇盜之足平。抑知策略果優。未嘗不可補器械之不足也。彼怯懦無謀。動致敗北。輒以形勢不

善軍器不精自誘者觀此可以知所媿矣。

### 第十六章 岳忠武與僞齊

恢復忠武之素志也。顧自高宗移駕南幸後。境土益蹙。敵勢日張。而又內亂蠱起。不徒不暇進取兩河并河。南山東亦不及顧。忠武是時其感慨可知矣。自楊么既平。李成既遁。襄鄧六郡。經略粗有就緒。而忠武假手以行其素志之機會。乃復至。自紹興四年十月起用張俊後。朝廷舉措頗有振作之機。六年二月。俊會諸將於鎮江。命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六月。視師淮上。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楊沂中領精騎。以爲後援。忠武移屯襄陽。以圖中原。謂忠武曰。此君素志也。於是忠武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軍襄陽。是歲忠武年三十四也。

未幾遭母姚太夫人喪。降制起復。忠武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當時諸將分屯。皆僅能控扼江淮。以資捍蔽。其能席上游。

之勢直衝劉豫之腹。心且牽引河東河北者。惟忠武一人耳。恢復之圖固當惟忠武是賴也。忠武既至軍。使王貴攻虢州。獲糧十五萬石。又使楊再興進復長水縣。牛臯攻克鎮汝軍。與李成孔彥舟進戰。至蔡州。破之。焚其糧。九月復廬氏縣。忠武軍已深入陝洛。使能更有勅兵爲之後援。則震動汴洛至易事耳。惜乎孤軍無繼。且軍糧匱乏。在寨卒伍致有饑餓而死者。乃不得已還軍。時九月壬午也。

是歲八月。詔諭海內以將親征之意。豫聞之。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發兵救援。不許。豫乃自僉鄉兵三十萬。使子麟姪貌將之。分道入寇。麟自壽春犯合肥。貌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別以兵出光州犯六安。淮右大震。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忠武兵東下。張浚持不可。謂忠武軍一動。則上流無復禁禦。力阻之。高宗慮俊光世不足任。命忠武盡以其軍東援。忠武目疾方甚。聞詔卽行。未至楊沂忠敗劉貌兵于藕塘。麟聞之。自順昌解圍去。孔彥舟亦引還。高宗乃賜忠武札。言敵兵已去。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忠武乃還。則僞



齊既屯兵窺唐州矣。使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

七年正月。忠武入覲。加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三月。高宗幸建康。忠武從。數見論恢復之略。旋又上疏極言之。此疏蓋自宋既南渡以後。圖恢復最善策略也。今錄其詞如左。

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洛。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

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卽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能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

此書不徒於恢復策略。言之委曲詳盡。卽忠武生平志節。亦犖犖可見矣。而顧有以反側疑之。以不附和議爲懷姦。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者。忠不見諒。可勝慨哉。疏上。高宗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於是忠武乃欲爲大舉之計矣。

恢復之事。甫有動機。而又有爲之阻力者。則酈瓊之叛是也。瓊與王德俱隸劉光世。素不相下。光世夙驕蹇。是時暮氣尤甚。沈酣酒色。軍無紀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張浚深惡之。因其引疾。罷之。以其軍隸都督府。命參軍事。呂祉往節制之。祉有

才而不知兵。時朝命以德瓊軍隸忠武。已復罷之。而詔忠武詣浚議事。浚偏信呂祉。謂忠武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何如。忠武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擡之在上。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何如。忠武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忠武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浚艷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忠武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慕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忠武此舉。或疑其有似執拗者。然欲圖恢復。本非一人所能爲力。南渡諸將。大都挾持私見。或忿爭。意氣眞能相裒。共濟者甚鮮。張浚旣操都督軍馬之權。與忠武意見不協。欲望其如驂之靳。克成大功難矣。豈悻悻然若小丈夫之爲哉。嗚呼。吾觀於此。而知忠武之隱痛深矣。其於恢復之舉。殆亦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

忠武旣歸。高宗累詔趣還職。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忠武不得已。趣朝。

待罪。帝慰遣之。既至軍。遂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其詞曰。

賊豫遭誅。尙穴中土。陵寢乏祀。皇圖偏安。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挺。以致死於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於茲。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而皆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汚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比者寢閣之命。聖斷已堅。咸謂恢復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尙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上稟成算。不煩濟師。祇以本軍進討。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爲壯。老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茲焉可必。

旋又奏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勒六軍。往來督戰。忠武之志。蓋猶之初出時。請高宗渡河決戰之志也。未及報。酈瓊叛。呂祉被殺。張浚引咎去。而朝局遂大變矣。

### 第十七章 和議之成及岳忠武之成仁

宋自紹興八年以前。雖時遣使如金。然率且戰且和。未嘗專主和議也。其專主和議。不問可否。實自是年三月秦檜之再相始。金自紹興九年以前。雖時侵掠宋境。然特出偏師以佐僞齊而已。其所欲得者。始終止於兩河。未嘗有意於河南山東也。其必欲得河南山東。與宋畫淮爲境。實自是年宗弼之入掌政。權始此。兩方政局之大變動也。有此變動。而北方遂盡入於金。恢復之業。遂無可望。而忠武亦賣志以去矣。

今欲知金人所以議和之故。則必先審金之國情。金東北一小部落也。其初起時。

甲兵未嘗滿千。穆宗襲節度使之九年。宋嘉祐六年爲遼討蕭海里募兵。始得甲千餘。

太祖攻遼。諸路兵皆會來流水。亦二千五百人耳。出河店之戰。兵始滿萬。然護步。

答岡之役。仍不過以兵二萬拒遼七十萬人。七十萬或系虛數。然必不下三十萬。當時遼調兵已久也。衆寡。

懸殊。多而不整。遼人自取敗耳。非金人真有兵力能敗遼也。此後耶律余睹降金。

引金深入。天祚遁逃無所。然太祖從都元帥杲之請。親臨前敵。衆亦不過萬人。其追天祚於大魚灤者。衆且止四千。蒲家奴宗望爲之帥。入燕之役。宗望以七千人先。嗣後從河北河東兩道伐宋。衆亦各不越三萬。已多。雖有他部族及漢人。至論其本部族之兵。則雖謂終金之世。未嘗滿十萬人可也。此其故何哉。蓋由於其部落之寡弱。金史兵志云。『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勦鷲。人多沈雄。兄弟子姪。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爲彊。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尙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爲効力而守之。猛安謀克。雜厠內地。聽與契丹漢人婚姻。以相固結。迨夫國勢浸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府僉募。兼采漢制。伐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族。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

策在。以。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此。其。言。於。金。人。部。落。寡。弱。之。情。狀。歷。歷。如。繪。矣。又。金。之。部。落。不。惟。寡。弱。且。亦。甚。貧。金。史。太。祖。本。紀。康。宗。七。年。歲。不。登。民。多。流。莩。強。者。轉。而。為。盜。歡。都。等。欲。重。其。法。為。盜。者。皆。殺。之。太。祖。曰。以。財。殺。人。不。可。財。者。人。所。致。也。遂。減。盜。賊。徵。償。法。為。徵。三。倍。民。間。多。逋。負。賣。妻。子。不。能。償。康。宗。與。官。屬。會。議。太。祖。在。外。庭。以。帛。繫。杖。端。麾。其。衆。令。曰。骨。肉。之。愛。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徵。過。三。年。徐。圖。之。衆。皆。聽。令。聞。者。感。泣。焉。然。粥。身。為。奴。及。粥。賣。妻。子。之。事。食。貨。志。及。本。紀。中。嗣。後。尙。屢。見。之。皆。其。本。部。族。之。人。也。太。祖。收。國。二。年。詔。曰。比。以。歲。凶。庶。民。艱。食。多。依。附。豪。族。因。為。奴。婢。及。有。犯。法。徵。償。莫。辦。折。身。為。奴。者。或。私。約。立。限。以。人。對。贖。過。期。則。為。奴。者。並。聽。以。兩。人。贖。一。為。良。若。元。約。以。一。人。贖。者。即。從。元。約。天。輔。二。年。六。月。甲。寅。詔。有。司。禁。民。凌。虐。典。雇。良。人。及。倍。取。贖。直。者。太。宗。天。會。元。年。詔。曰。比。聞。民。乏。食。至。有。粥。子。者。聽。以。丁。力。等。者。贖。之。又。詔。孳。羶。阿。實。資。口。先。皇。帝。以。同。姓。之。人。舊。有。自。粥。及。典。質。其。身。者。令。官。為。贖。今。尙。有。其。貧。未。復。者。其。悉。闕。贖。之。是。宗。室。亦。不。免。矣。此。特。舉。其。一。二。其。他。類。此。者。尙。多。其。貧。窮。可。想。矣。夫。以。金。初。風。氣。之。質。樸。人。民。之。耐。勞。苦。何。至。如。此。則。緣。其。開。化。之。晚。所。居。之。地。之。瘠。也。金。之。初。穴。居。至。獻。祖。時。尙。不。知。歲。月。晦。朔。也。以。如。此。寡。弱。貧。窮。之。部。落。而。

謂其自始即有滅遼吞宋之心。此猶謂今日之比利時。瑞士有席捲歐洲之意。其誰信之。彼其始起。不過苦遼徵歛之繁數。鷹使之暴橫。姑出此以求紓一日之難耳。故雖寧江黃龍。屢戰屢捷。而仍斤斤於和議。且不恤受遼封冊。往返協議者。凡五年。其後遼國自行分裂。天祚徜徉沙漠。不歸。疑若可取者。然而余睹降附。又盡得遼內情。則姑發兵嘗之。嘗之而遼竟絕無抵抗之力。天祚獲蕭后逃。則亦何樂而不亡之。然其始願固不及此也。其既得燕山州郡。而復以歸宋。稍進焉。所求不過三鎮。即更進焉。而所欲仍不過兩河。亦此理矣。難者必曰。金人之寡弱及貧窘。其始起時則然耳。既滅遼。據兩河。因遼宋之所有。以爲資。何尙患此。然試一翻金史。滅遼所得人戶。及土地。爲金富者幾何。爲金服兵役者幾何。遼之爲國。合三種契丹。奚一諸部。族一漢人也。遼亡後。諸部族及奚契丹。大半瓦解。金人未能襲全。遼之舊而有之也。燕晉誠廣土衆民也。然郡縣叛服不常。山砦到處屯據。爲金人者。祇有歲屯重兵。以經略之耳。僉其民以爲兵。未必可信。徵其稅以足用。未必能償其軍費之所失也。故金自太祖至海陵。拓地彌



廣而凋弊彌甚。及世宗時，乃稍收休養生息之效焉。金史世宗紀贊曰：自太祖以

海陵無道，賦役繁興，盜賊滿野，兵甲並起，萬姓盼盼，國內騷然，老無留養之丁，幼無願復之愛，顛連愁困，待盡朝夕。宗弼自江南北還，即不

主南伐，謂士馬困憊，糧儲未足，恐無成功。誠遠慮之語，非苟安也。彼其得河南陝

西之地，而始以之畀張邦昌，繼以之畀劉豫，終且願舉以還宋者，豈真有土地人

民而不欲哉？毋亦自審其本族之力，實不足以撫而有之耶？此其所以願與宋議

和之原因一也。

金自熙宗以前，君權不甚尊，而實權皆在諸宗室之手。蓋凡一國家，其始皆由家

族之制，蟬蛻遞變，而家長之權力恆不及君主之尊嚴。又淺濱之羣，非有血統上

之關係，則不能聯結。故吾國古代夾輔王室者，必為同姓。若懿親以女真之淺濱

自亦不能免此。彼其受遼命而為生女直部族節度使也，實始於景祖烏古迺。景

祖卒，次子劾里鉢襲。是為世祖。越其叔劾孫而傳其季肅宗，頗刺淑。肅宗傳其弟

穆宗盈。諱穆宗，又傳世祖子康宗。名烏雅束而以次及於太祖。世祖次子太宗。世祖四子世祖及

肅穆二世之相傳史云皆景祖意而熙宗之立亦以宗翰宗幹希尹等屢以爲言義不可奪而然則其皇位繼承之法絕未確定可知矣夫皇位繼承之法既未確定則一宗族中誰不可爲君者謂太宗之位受之太祖故熙宗當立邪熙宗太祖子宗峻之子則景祖嫡長子劾者實爲金太伯宗翰劾者孫亦可立也謂太祖有大勳勞於金其子孫當世有天下邪則宗幹宗望宗雋宗弼亦太祖子皆可立也其後海陵熙宗卽以此爲口實海陵太祖庶長子遼王宗幹子也不寧惟是援公羊君子大居正之義前此之糾紛既已極矣一誤豈容再誤則太宗之子孫亦可立也如是展轉推之金宗室中殆無一人不可有君國子民之想其後來之羣起覬覦亦宜矣而以言乎實力則開創之際惟掌握兵權者有之金初用兵恆分爲左右兩軍而統以都元帥都元帥之職世祖子遼王杲始爲之而左右副元帥則爲宗翰與宗望宗望卒太祖子宗輔代之卽睿宗熙宗父杲卒宗翰以右副元帥監都元帥之職其內幹國政者則爲杲長子斜也及太祖庶長子宗幹亦皆宗室也夫一民族崛起之初其宗之中

必皆出將入相。濟濟多賢。鮮卑慕容氏其適例也。豈果天之生才萃於一姓哉。其部族固強。

而帥之所向無不如志也。故謂金初兄弟子姪才皆良將者。未必然也。汴京既克。

兩河粗定。暮氣既已深矣。況復懷挾異志乎。其不能為國家開拓疆土更圖進取。

也。亦宜此。其所以甘棄河南陝西與宋議和之原因二也。

金一方面情形既如此。而宋一方面適有秦檜及王倫助成之。而和議遂開始矣。

紹興二年。即金太宗天會十年。劉豫既屢出師無功。撻懶時為元帥。右監軍。經略

南邊。始主和議。會宋使者王倫久羈於金。亦以和議說宗翰。金人乃縱之歸。王倫

宋人亦謂金所使詆為漢奸亦不根情實之談也。當時主戰主和。本分兩派。且往

往以一人而時異其所主張如趙鼎是矣。倫特當時主和者之一耳。謂其政見有

誤則可詆為漢奸則不必也。紹興八年。倫偕張通古至中丞。句龍如淵以事嚴詰

之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其志亦可哀

矣。況既為漢奸。則金人當優待乎。然時方議討劉豫。未暇及也。及七年二月。乃復遣

倫如金。奉迎梓宮。且求河南之地。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是歲十

一月。金人襲劉豫。廢之。十二月。王倫還自金。言金許歸梓宮。太后及河南諸州。明

年三月。秦檜相檜之還也。卽宣言當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然後天下太平。蓋始終堅持和議者也。十月。王倫復自金來。與金使張通古蕭哲偕。許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時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多畏首尾。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顯與臣議之。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曰。臣恐別有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明年三月。使王倫受地於金。

平心論之不煩。一兵不折一矢而得河南千里之地。寧得曰非計。故當時論者亦祇慮和議之不可恃。及論和議後不可忘戰耳。絕對反對之人則甚少也。忠武謝表及奏辭開府劄子亦卽此意。其謝表云。

遞到敵書一道。臣已躬率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

輿情胥悅。臣飛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婁欽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維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相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闔。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請。尙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施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于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其謝開府劄子貼黃云。夫虜情姦詐。臣於面對。已嘗奏陳。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以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以行賞。論功。取笑夷狄。事關國政。不容不陳。初非立異於衆人。實欲盡忠於王室。欲望速行。追寢示四夷。以不可測之意。萬一臣冒昧而受將來虜寇叛盟。

則似傷朝廷之體。仍望以此貼黃留中不出。保全臣節。臣不勝至情。旋又奏請往觀敵釁。云北虜自靖康以來。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祇謁陵寢。因以往觀敵釁。嗚呼。若忠武者。真不媿謀國之臣矣。夫議和可也。議和而必釋邊備。論功行賞。全忘讎恥。果何爲乎。豈真欲以小朝廷自安邪。忠武之言。深謀遠慮。而無一語越乎其分。公忠體國。小心寅畏。至矣。而檜反以此惡之。何哉。

受地之使未歸。而敵情已變矣。初金人之廢劉豫也。置行台尙書省於汴。宗弼留守之。而撻懶獨入朝。時太祖子宗雋爲左相。而太宗子宗磐以太師領三省事。位在宗幹上。撻懶太祖從父兄弟。於熙宗爲祖行。又握兵柄。在朝皆不能制也。而三人皆跋扈嗜利。且有異志。撻懶與宋交通。又頗受賂遺。其志皆不在國事也。於是合奏以齊與宋。宗幹等爭之不能得。紹興九年正月。遂詔諭河南以割地歸宋之

意使撻懶等而長執政柄。固未始非宋之利也。而宗弼適自軍中入。宗弼故主拓土者。情勢遂一變。宗磐、宗雋等反謀。又適於此時。敗露。詔誅之。以撻懶屬尊。釋爲行台尙書右丞相。撻懶至燕京。復與太宗子翼王鶻懶謀反。詔置行台於燕京。使宗弼領其事。往誅之。撻懶南走宋。至祁州。爲追兵所殺。於是宗弼兼領元帥府及行台尙書省事。大閱於祁州。和議遂全破壞矣。

是歲七月。王倫至金。金人執之。明年五月。宗弼撒离喝分兩道入寇。宗弼入河南。撒离喝入陝西。河南州郡無備。多降。宗弼遂迫順昌。劉錡敗之。時命忠武援錡。忠武令張憲、董先、姚政等赴之。閏六月。敗金兵于潁昌。進復淮寧。于是分令牛皐敗金人于京西。李寶敗金軍于曹州。楊成復鄭州。郝叟復西京。楊再興復長水。孟邦傑復永安軍及南城軍。梁興渡河。糾合忠義。以圖河北。而自以精兵駐鄆城。

時諸將所向克捷。勢銳甚。宗弼懼。以精騎萬五千來。忠武遣背嵬遊奕二軍逆擊。士皆提麻札刀。提刀大斧入陣苦戰。自申至于昏黑。大破之。

史稱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

爲聯號。擄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以萬五千騎來。忠武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擄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案自來。凡用騎兵。皆取輕捷。況馬力自有參差焉。能聯三爲一。蓋金人用兵。輒以三人爲一。列使之。同時並進。無論騎步兵。皆如此。來人見其步伐整齊。遂誤謂三馬相聯耳。吳玠傳。金人攻饒風關。簡士千取百。取十。被重鎧登山攻險。一人前二人推其後。前死後被其甲。以進。又劉錡傳。亦言金人用拐子馬。而不言其三人相聯。可見也。宋史本傳。所載自有誤會。茲從本集奏陳鄆城。拐子馬。而不言其三人相聯。可見弩取勝。一見後。而此役。獨以短兵相接。克捷。可見實爲一大戰。亦可見忠武兵之彊。時七月初八日也。于是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宗弼來拒。忠武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又破之。宗弼走還汴。于是梁輿渡河。敗金人于垣曲。追至孟州。又戰濟源。再捷。磁相開德澤潞汾隰晉絳。皆期日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宗弼欲簽軍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蓋金人自據兩河。多藉宋兵以爲用。然人心終不忘中國。特劫于勢。無可如何耳。官軍旣累奏克捷。風聲所播。人思自奮。金人號令不行。固其宜也。于是忠武大喜。語其下曰。會當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班。



師之詔遽至。

忠武奏金人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聞之。謀者敵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令豪傑鄉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檜知忠武志銳不可回。乃先召張俊楊沂中等歸。然後言忠武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忠武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遂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忠武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於是留軍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忠武既還師。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高宗問之。但拜謝而已。十一年正月。金兵渡淮。陷廬州。詔張俊楊存中劉錡王德等合兵救之。十七札趣忠武應援。忠武欲長驅京洛。以擣其虛。蓋金人是時兵力有限。忠武進取則退。集東京還師。則復擾淮。上批亢擣虛。實解圍之上策也。又恐帝急於破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

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卻時忠武方苦寒嗽。力疾而行。高宗喜。賜札曰。國爾忘身。誰如卿者。至廬。楊沂中。劉錡等已敗金人於柘臯。廬已復矣。乃還軍於舒。以疾命。三月。金兵陷濠州。楊沂中遇伏敗績。詔忠武救之。不及。復還舒。

時和議既定。給事中范同獻策。秦檜請授忠武及韓世忠。張俊。樞府則兵柄自解。檜乃以柘臯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世忠俊皆至。忠武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拜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五月。詔同張俊往楚州措置邊防。俊還。倡言忠武欲棄山陽。諫議大夫万俟卨與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遂交章劾之。謂金人攻淮西。忠武逗遛舒。靳不進。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不守。忠武乃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方是時。忠武之必見殺於秦檜。忠武已自知之。故其乞解樞副。第二劄子云。竊念臣性識疏闇。昧於事機。立功無豪髮之微。論罪有邱山之積。加以望輕任重。德薄

寵殊。荷聖眷之兼容。在孤忠而益畏。煩言沓至。私義奚安。欲免累於明恩。理合圖於亟去。伏望睿慈。察危情之難處。施天造之曲成。聽還印於樞庭。乞投身於散地。其第三劄子。又云。冀保全於終始。宜遠引於山林。其詞亦可哀矣。而檜意殊未已也。乃與張俊謀。脅忠武軍統制王貴。又誘其統制王俊。使誣張憲。以及忠武。俊時在鎮江。自爲狀付王俊。言張憲謀據襄陽。還忠武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俊自鞫之。其實樞密院無推鞫之權也。使憲自誣。謂忠武子雲與憲書。命憲營還兵計。獄成。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於是秦檜奏召忠武父子。以證其事。而寃獄成矣。時十月也。

使者至忠武第。忠武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俱就獄。初。令何鑄鞫之。忠武袒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明其無罪。改命方俟。離誣忠武。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還軍。而曰。其書已焚。忠武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離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離喜。白檜。然忠武從役淮西。有

高宗所賜御札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簿錄其家。取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迹。又使孫革等證忠武。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歲暮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忠武死矣。時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忠武之在獄也。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卿薛仁輔並言其無罪。万俟卨悉劾去之。宗正卿士懷請以百口保忠武。萬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光升上書訟其寃。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將上。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蓋司法之黑暗。至是而極矣。

忠武之死。雲亦棄市。妻楚國夫人李氏。與子雷霖。震霆。俱徙嶺南。孝宗卽位。乃復其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二年。賜諡武穆。寧宗嘉定四年。追封鄂王。理宗寶慶元年。改諡忠武。景定二年。又改諡忠文。明太祖洪武九年。詔王仍稱武穆。從祀歷代帝王廟。配享宋太祖。穆宗隆慶四年。詔仍

謚忠武。高宗所賜御札。孝宗時藏左藏南庫。霖請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辯驗彙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辯誣錄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

忠武既死。和議遂成。紹興十一年。宋上誓表於金。稱臣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爲界。割唐鄧二州及陝西商秦二州之半。以與之。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稱賀。而金歸宋梓宮及太后。明年三月。金使劉筈以袞冕冊高宗爲大宋皇帝。蓋至是而吾所謂可圖恢復之時代去。而南宋偏安之局成矣。

秦檜之殺忠武。成和議。千古冤憤之。然其所以詆檜之辭。亦多不衷情實。此不足以服檜之心。而彰忠武之忠也。吾請得折衷史事。探索其隱。而一論評之。

檜之成和議也。蓋先存一不戰則已。戰則必敗之心。而又溺於北宋以來之舊習。不求所以禦敵。而專猜忌將帥。思減削其兵權。萃是二因而稱臣割地納貢之和議。成而忠武死矣。何以言之。南渡時之主和議者。不自秦檜始也。然皆且戰且議。

和未嘗專恃和爲謀國之策。一則以恢復猶有可冀。一則慮敵情或不可恃也。惟檜自北方還。卽宣言當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及再相。又堅以決意。及專任。要其君。其爲謀之堅決。如是。此亦必有其所見者在矣。彼習居北方。知金人之沈酣於子女玉帛。無大志。可以和議。餌也。又見夫靖康以來。和戰之策不定。遂至二帝蒙塵。北方乘輿播遷。海嶠也。以爲前事之失。皆當國者不度己力。不審敵情而已矣。苟如吾意。暫以和議息民保境。而徐圖自強焉。恢復之圖。固未始不可以漸致。此檜之初意也。及相高宗後。與其猜忌將帥之心。訢合無間。二政策者。合而爲一。而削除諸將兵柄。及殘害忠武之事。以萌高宗猜忌性成者也。忠武往援淮西。聞命卽行。則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其援濠不及。還軍次舒。則賜之札。謂忠武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其情概可見矣。而南渡後之兵權。則實以忠武及韓世忠張俊三人爲特重。初北宋時。恃禁旅爲拱衛。廟兵雖多。給役而已。崇寧以來。利其闕額。取其饜以充上供。及靖康末。存者無幾。高宗初立。王旅寡弱。

至招羣盜以補之。其後乃有所謂御前五軍者。楊沂中將中軍。張俊將前軍。韓世忠將後軍。忠武將左軍。劉光世將右軍。光世軍叛降齊後。則以四川吳玠之軍升號右軍。蜀距浙東遠。非下流指揮所能及。終南宋之世。嘗以帥臣總制之。未嘗行極端集權之制。蓋勢不可也。其餘四軍中。楊沂中夙居中宿衛。爲高宗所信任。張俊亦夙居中從。高宗謀畫之時。多世忠。雖主恢復。而其屹然不可犯。尙不如忠武之甚。則其所欲除者一忠武而已。郾城大捷之後。不務所以厲兵秣馬。激厲其進取。而轉汲汲召之。班師召張俊揚沂中歸。以脅之一日。發十二金牌以促之。皆是故也。嗟乎。當敵兵壓境之日。不務求所以對外。而轉汲汲欲剪除其將帥。以鞏固其一人之威權。此如與人鬪者。方亟而自斷其右臂。真可哀也。然自三宣撫司罷後。其所統部曲。遂正名爲某州駐劄御前諸軍。皆直達朝廷。帥臣不得節制。其中央集權之策。則至是而告成功矣。論者多謂高宗昏憤。無知其成和議。殺忠武。皆爲秦檜所牽鼻。而孰知其雄猜陰鷲。與檜若出一轍哉。檜死後。多議和議之非者。

高宗卽下詔謂講和之策斷自朕心秦檜但能贊朕而已其志可以見矣或曰旣如此解忠武兵柄足矣而何必殺之曰烏乎專制之弊有自來矣豈特高宗秦檜之罪彼專制之世一人爲剛萬夫爲柔嘗惡人之異夫已也而思有以鋤而去之不徒不許其有異事也且不許其有異議不徒不容其有異議也且不容其有異意彼其據天下之大私爲一人之有常懼人之睨而思奪之也因畏生疑以無爲有豈有極哉故其爲言曰道一風同曰不知不識驟聆之若大同之極軌太平之到治也而其中皆含有極不自由極不平等之性質焉夫欲天下之治在於人人各能遵守一定之軌律以發達其特殊之箇性而已而豈在舉天下之人整齊之束縛之使之盡出於一途若一型之所鑄也今以是爲治也則見人之稍異於己者必疑畏而思去之而豈問其果足爲己害焉否也而豈問其果欲爲己害焉否也忠武死後凡當時異和議不附秦檜者竄逐遷謫殆盡豈亦有兵柄能爲檜及高宗患哉剗除異己之一念發榮滋長充類而至於盡固勢有必至也此忠武之



所以死也。然則使吾國是時而行共和政體而司法獨立忠武其何以死而和議其何以成哉。不寧惟是南宋之所行者因襲北宋之政策而已。使非專制體政則北宋之禍且無由成也。嗚呼政體之關係於國家者大矣。

然則和議之成其策之得失果何如乎。讀史者固亦有謂忠武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之勳者矣。若邱瓊山其最著者也。其說如何曰。和議失策也。向詆和議之非者多。撫拾宋人一二虛說而又從而甚之。謂忠武兵一臨金人卽冰消瓦解。不徒燕雲可復而且女真可亡。此吾所謂岳傳之思想耳。其不足服人固宜。今請以史事爲證。平情論之。如吾前所述以金人部落之寡弱財政之艱窘其能久與宋持乎。宗弼之來。狃於宋人之無能爲以爲河南陝西唾手可得耳。得如忠武者屢挫之未必不知難而退也。夫覘國難事也。秦檜久居金自謂知金情矣。然其所知者金之強耳。不可敵耳。如前所述金人外強中乾非甚足畏之情形未之知也。宗弼金賢王久於南邊自謂知宋事矣。然其所知者宋南渡初之兵旅寡弱守備空

虛耳。十餘年間。調卒厲兵。已堪一戰。未之知也。其前軍攻順昌而敗也。宗弼責之。其下曰。南朝今日用兵。非昔時可比。元帥至城下。自知金人當日之心理。可見矣。其攻河南。誠狃而來也。得忠武及韓世忠兩道並進而驅之。未有不退者也。然則河北可取乎。曰。可。恃不能如言者之易耳。夫河北非河南比也。河南金人自始未嘗欲之。無戍兵。無守備。宗弼以數萬人輕掩襲之。冀據爲己有而已。其易驅也。固宜。至兩河。則自靖康以降。常屯戍兵。視爲己有久矣。宋人欲取之。金人亦必竭全力以爭之。宗弼之攻河南。狃而無備。故敗耳。及其退守河北。則將敗而知奮。更以勇而志一之。將用精而力齊之。兵殆未可以旦夕克也。故謂鄜城一勝。而金人遽欲捐燕以南。盡棄之。無是理也。然是可以苦戰克持久勝。蓋如蒞所述。以金人部落之寡弱。生計之艱窘。終不能與宋久持。而是時忠武及韓世忠吳璘之兵力。極讓步言之。亦足以與金相抗。相持數年。金力不支。必求罷兵。而兩河可復矣。此尙爲極讓步言。進一步言之。以忠武之天挺將才。御百練之精兵。以與金人角逐。而

又得名將如韓世忠吳璘者以爲之輔。而兩河民心未忘中國。一開戰。金人步步荆棘。宋人處處便利。其結果必當更善。於是殆可預決也。卽讓至極。步言之。宗弼竟不可敗。兩河竟不可復。然河南山東亦必無恙。爾時更圖和議。其條件亦必校優于紹興十一年所定矣。何至師方大捷。遽召之還。以河南陝西之地拱手讓人乎。此殆校之撻懶之。以地歸宋。更失策矣。吾論和議之失如此。自謂雖宋人言之。亦未必能如吾之親切也。

不寧惟是。和議權計也。此豈特忠武言之。卽高宗秦檜當亦必承認是說矣。然試問以若所爲。欲求和議之不成爲永久。豈可得乎。畫淮和議。距海陵入寇。曾幾何時。而宋之兵疲將懦。岌岌不支。校諸鄆城順昌。累致克捷之時。已大有昨是今非之感矣。蓋以議和爲餌。敵之計和議成後。更爲生聚教訓之圖。則讐恥可雪。越旬踐是也。以議和爲專制之助。和議未成。已汲汲於剪除異己。則日益式微。宋高宗是也。古來北狄盛強。苟不得中國之土地者。必不能持久。匈奴柔然突厥回紇皆

然遼金元清皆據中國之土地而後久存者也。金自世宗以降，本族尙武之風氣，既日衰。文化及經濟程度，又不能進步，使居北方，必無以自立。其猶得赫然稱爲大國，垂百年者，和議之賜也。中國自失北方，成和議後，遂終無以自立而馴至爲蒙古所盜和議賊之也。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涓涓勿塞，將成江河，可不懼哉。

### 第十八章 恢復政策之評論及岳忠武之生平

南宋時持恢復論者甚多，然真能始終堅持且實行其主義者，惟岳忠武一人耳。李綱當汴京受圍時，以力主城守，見稱於世。然其後招撫河北，卽不能有所爲。一入相，亦惟倡巡幸關中、襄鄧之議耳。不能佐忠武力贊高宗還都汴京，恢復河北也。張浚史稱其在北方，備覩二帝播遷，百姓流離之苦，故終身不言和議。然紹興五年，何蘓使金，胡寅疏諫，浚卽言使事兵家機權，將來終歸於和，未可遽絕。趙鼎再相，無所設施。人或詰之，鼎謂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伐，必傷元氣。則當時當國之臣，真不主和議者，殆無其人。而胡寅、陳同甫輩之專恃

空言者更不必論矣。惟忠武生平未嘗一及和議二字。造次顛沛無時不以恢復爲心。如宗弼方退。卽請收復淮東。李成甫平。卽乞進圖劉豫是也。豈特其忠義之性。生而過人哉。志大才疏久之。未有不并鑿其志者。忠武之志之終始不渝。正忠武之有才以實行其志也。

汲黯云。爲治不尙空言。顧力行何難耳。吾於外患亦云。南宋時之持恢復論者。非徒恃客氣。謂兩河不可不復。則不審敵情。謂兩河不難遽復耳。非眞知恢復燕雲爲立國長久之計。然後從而主持之也。惟忠武則不然。其說張所之詞曰。

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本朝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懸互。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爲固。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深溝高壘。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困。諸城或撓或救。猝不可犯。如此則敵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

坡。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嘗。思。及。童。貫。取。燕。雲。事。爲。失。策。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素。習。之。人。以。爲。鄉。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乃。貫。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敵。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卒。席。卷。而。去。付。之。以。虛。空。無。用。之。地。國。家。以。爲。燕。雲。真。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俟。吾。安。定。之。後。一。呼。而。入。故。取。燕。雲。而。不。得。諸。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也。河。南。河。北。亦。正。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半。爲。敵。區。將。何。以。爲。招。撫。之。地。爲。招。撫。職。事。計。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爲。京。師。援。耳。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異。時。敵。得。河。北。又。侵。河。南。要。險。既。失。莫。可。保。守。幸。江。淮。皆。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飛。以。偏。師。從。麾。下。所。向。惟。招。撫。命。耳。

忠武此言於宋室前此之所以失計及其後此致亡之由言之瞭然如指諸掌其

所以力持恢復之議。終始不渝者。誠有見夫此爲立國大計。非如此國必無以自存也。蓋嘗論之。北宋之所以弱。全由於燕雲十六州之失。惟失燕雲十六州。故河北一方面無險可扼。遼人每入寇。輒長驅直抵大名。宋人以汴京之逼近大河也。乃不敢輕言戰守。而不得不歲捐金幣以羈縻之。遼史兵志每南伐點兵多在幽王峪白馬口古北口安遠馬口松亭關榆關等路以入若皇帝親征至幽州留親王一人權知軍國大事而分兵爲三道一由廣信軍則先料其虛實而後進攻沿途必由中道各路軍馬遇縣鎮卽時攻擊若三路兵皆會同議攻及退亦然大氏出民居苑囿桑柘必夷伐蕩至宋北京親征則重臣統往還以九月於以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逾十二月若帝不親征則重臣統往還以九月於以十月其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則不命都統只遣騎兵六萬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觀此邊之失所由凋弊也。而其所由來則舉利則進。掠山己失而河北一澶淵未險以前。宋河東雖失雲州。尚有雁門內險。太原全由於燕山。己失而河北一澶淵未險以前。宋河東雖失雲州。尚有雁門內險。太原之侵寇卽極。希其後。宗望宗翰分軍南下。亦系宗望之軍。先至宗翰則攻一太原。尙費兩年。餘之歲月。由石晉獻土。中國失五關。故也。蓋亦能救餘多敗。緜利議。既有所得。亦不償失。良由石晉獻土。中國失五關。故也。蓋亦能救餘多敗。緜利議。既成。則腐敗不期而自至。其後雖藉金力。復取燕雲。然慎固封守。固非旦夕所能爲。糧械屯戍。一切未及措施。而宗望已長驅南下矣。向使平城燕薊故壤。猶存軍都。

雁門巖關可扼。何遽至此。則知二帝蒙塵之禍。其遠因乃在後唐石晉。鷓蚌相持之年。王公設險以守國之義大矣。夫以北宋之全盛。襲方興之勢。徒以失燕雲十六州。故猶不能禦已弱之契丹。況南宋已經破敗之後。乎不奮起以圖功。何以爲自立之地。忠武之所以主張恢復河北者。其論據實在此點。與夫不審利害。徒恃客氣者。形式相似。精神則大不同也。然或有疑其不能實行者。一夫金人當日非眞有力能吞滅宋室。其取兩河。特宋之自弱耳。二而宋自南渡以後。韓岳二吳之兵。皆精悍任戰。迥非北宋時比。既如前述。吾又觀夫三河北民氣之強悍。四汴京守禦之堅固。而知當日恢復之業。必非不可致也。何以言之。北宋民俗雖積弱。而振起之後。民必厭苦兵革。其風氣遂日趨柔弱。而北宋一代又無以獎厲之。民在效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使與戎狄相遇。而河北河東沿邊地方。迫於寇患。其民爲自衛計。常能互相團結。以禦外侮。其長技無一不與戎狄同。而其



則恆藉其力以資捍蔽。甚且籍之爲兵。如仁宗時陝西之已事是也。蘇軾乞存恤

疏曰寶元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

其用卒無成功。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服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

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

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阪。飲食

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鋪。屋相可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

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

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又曰。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

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向使州縣逐此。其遺風。蓋

至。北宋之末。而猶未沫。故金人侵掠北方。河南山東皆束手就奴虜。絕無抵抗之

力。獨兩河陝西。則久而後失。和議未定以前。其民能團結爲內應。或自拔來歸者。史不絕書。蓋有由也。果能專任名將。如忠武簡輩。以經略其地。率我子弟以禦寇敵。多助寡助。形勢迥殊。金人其能久留不去乎。卽或兩河未能遽復。而汴京亦必非不可守。汴京旣屹然山立。而恢復河北之基本立矣。持以歲月。得尺則尺。得寸進寸。金人未有不爲明代之也。先者也。而安事屈膝請和爲哉。速不臺之攻汴

也。凡十六晝夜而不能克。當時金人城守之資皆因之。宋人者也。金人發良嶽石破大鎧或碌礪為礮以擊之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城平父老傳周世宗築汴城時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石之所惟凹而已內外死者百宋是時兵力雖弱何遽不如金哀宗時金縱善攻亦何以過蒙古萬城卒不下初起時乎故知恢復之業必非不可致忠武簡皆非空言也南宋時始終持恢復之議且能實行之者惟一岳忠武始終持和議且能實行之者惟一秦檜吾論二人之是非而判定其優劣具如前章及此節所述雖起忠武於九京必許吾為知言而秦檜亦必無詞以自解也

壯穆去今遠書缺有間其遺事可見者甚鮮忠武則不然其生平行實卓然可見為千古軍人之模範且足為國民之模範者甚多今皆撫拾論次以為讀此書者告焉

為將之道貴智勇兼備徒勇固不足用智而不勇亦祇可事小敵耳韓信能驅市人而戰之智矣一遇項王便爾敗北則其勇尚有所不逮也所謂勇者非徒披堅

執銳身先士卒也。此匹夫之勇耳。必能訓練其衆，成爲天下至強之兵。然後可以言將帥之勇也。忠武之衆，實爲歷史上罕有之勁旅。試一觀當時金兵強盛之狀況，而其事可以反觀而明矣。

（宋史吳玠傳）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於璘。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自昔用兵，所未嘗見也。久與角逐，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擇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兩陳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案如此則中國之勝特器械耳，恃衆耳，恃主客異形耳。以言乎兵力，則固有所不敵矣。璘又著兵法二篇，言金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弓矢，則以遠制近，以強制弱，亦此意也。

（金史麗瓊傳）語同列曰：瓊常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謂宗弼也親臨陣督戰。

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揮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合孫吳。可謂命世雄才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觀之。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百里也。江南諸帥。材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習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帥。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才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邪。衆以爲確論。按瓊是言歷詆商渡諸將帥或疑其過當然諸將中善戰者實止韓岳及吳玠兄弟耳楊沂中張俊皆庸才也劉光世尤怯懦驕蹇每戰輒北瓊久隸光世麾下宜其言之激也

此外宋金二史中。足徵金兵之強者尙多。不暇悉引也。然卽此。亦可見金史『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之說。非虛譽矣。吾嘗謂民族之武德。各有其特長。而能以寡制衆。則未有如我五族中之滿族者。女直初起。兵不滿千。清太祖之興。以遺甲十三副。而皆陷堅城。克強敵。征伐徧天下。東西歷史。莫與比倫也。以如此強悍。

之衆而忠武顧每戰必捷且更以寡制衆聞其勝又皆以肉薄血戰得之其兵力之強又何如哉我漢滿二族觀於此皆可以興矣凡戰役必以強遇強然後可也以弱遇弱固不成爲戰即以強遇弱亦不能稱爲真戰如淝水之役是已以此爲衡歷史上大戰乃寥寥耳暇當別著中國戰史論之今不暇詳也

凡事皆不可幸致也況戰乎忠武之兵精如此其訓練統御之術必有以異於人可知矣行實編年載忠武御軍事頗詳今錄二則如下

王御軍之術其大端有六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背鬼所向一皆當百上初以韓京吳錫二軍付王皆不習戰鬪且多老弱王擇其可用者不滿千人餘皆罷歸數月遂爲精卒二曰謹訓習止兵休舍輒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時如有事時如注坡跳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爲神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卒郭進有功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男雲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躡而踏王以其不素習怒曰前臨大敵亦如此耶遽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乃釋之餘如傳

慶以夸功誅。辛太以違命免。任士安以慢令受杖。過無大小。必懲。必戒。張俊嘗請問用兵之術。答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闕一。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峻罰。四曰。明號令。授兵指畫。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五曰。嚴紀律。行師用衆。秋毫不犯。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恩。常與士卒最下者同食。樽酒。饔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之以水。人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甚備。不獨入。

諸將遠戍。王使妻至其家。問勞其妻妾。遺之金帛。申殷勤之歡。其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士卒有疾。輒親造撫視。問所欲。至手爲調藥。

其御軍之術。一言以蔽之。法嚴而恩重而已矣。故其兵屹若山立。猝遇大敵。不可搖動。敵稱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潁昌之戰。忠武語人曰。『某之士卒。真可用矣。』

爲血人馬爲血馬無一人肯回顧者。嗚呼。今豈復有此軍哉。然此猶平時訓練有素之士也。至倉猝之際。未經撫御之衆。則尤有難焉者。朱子嘗言『周亞夫軍亂而堅臥不起。善矣。然何以尙有亂。亦終是未盡善處。』語雖近刻。亦至理也。南宋初之兵。皆取之羣盜。故其撫御實爲倍難。如酈瓊。李成。孔彥舟等。雖暫受招撫。後皆叛去。更爲國患。獨爲忠武所撫御者。則皆傾心向化。爲國干城。亦必有術矣。錄其家傳所載二事。可見一斑也。

建康之役。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遲明復出戰。諸將欲叛去。戚方首亡。爲盜王灑血。厲衆曰。我輩荷國家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爲虜。潰而爲盜。偷生苟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敵人據之。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貳。輒出此門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泣。又招餘將曰。凡不爲紅頭巾者。從我。於是傅慶劉經以軍從。充竟以金陵府庫與其家渡江降敵。餘兵皆西北人。素服王恩信。願請王爲帥。有密說以俱叛而

北者。王陽許之。有頃。其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王按籍呼之。曰。以爾等之衆。且強爲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榮耶。必淨洗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衆皆懽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

叛將戚方。掠扈成軍老稚。詐約成盟。還所掠。伏壯士殺之。屠其家。成死。其部曲相率歸于王。廣德守亦以書告急。會有詔討方。王以三千人行。營于苦嶺。時方發兵。斷官橋。以自固。王矢著橋柱。方得之。大驚。遂遁。俄益兵來。王自領千人出。凡十數合。皆勝。方復遁去。王窮追不已。方困。知必不免。會張俊來會師。方亟降。俊置酒。令方出拜。號泣請罪。俊力爲懇免。王謂俊曰。招討有命。某固當從。然某與方同在建康。方遽叛去。遣人以逆順諭之。不聽。屠戮生靈。騷動郡縣。又誘殺扈成。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諸凶爲甚。安可貰。俊再三請。王呼方謂之曰。招討旣赦爾死。宜思有以報國家。方再拜謝。立于左。當廣德之戰。方以手弩射王中鞍。王收矢於箠。曰。他日擒此賊。必令手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與方。方寸



折之惟謹。流汗股栗。不敢仰視。

以上皆論忠武之所以訓練其士卒。使卽于精強也。至論其智略。則尤有過人者。初見宗澤時。澤授以陣圖。忠武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然其言。繼隸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忠武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爨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楚。皆謀定也。此可見其宗尙之所在矣。從古用兵。百戰百勝之將。無如忠武者。（卽以南渡諸將論忠武而外。善戰者當首推韓世忠及吳玠。吳璘。世忠黃天蕩之戰。善矣。然大舟無風。不能動。理至易見也。而不能預爲之備。終失之。疏。使以忠武當之。必不至此。玠璘與金血戰。雖烈。然亦時有勝負。且其地有險。可恃。非如武。穆日與金人角。逐于平原之上也。）史稱忠武欲有所舉。必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行實編年亦云。兵雖常勝。無驕色。先計後戰。務出萬全。嗚呼。忠武所謂運用存乎一心之妙。雖已不可復見。然讀此數語。亦可想見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槩矣。

忠武不徒智勇足備也。且又深通治體。此實後世之軍人所當奉爲模範者也。夫治國行師原是二事。豈容求備於一人。然吾國古者兵家之言實與權謀家言縱橫家言相出入。又吳起孫臏等長於用兵者亦必長於治國。蓋戰有其本制勝者戰而所以制勝者非戰。審如是則知已知彼亦非徒用之於決機兩陣之間而爲將者非有治理之才。覘國之識不足稱爲眞將才矣。此諸葛孔明之所以不可及而太史公所由歎美司馬法謂三代征伐且未能竟其義也。忠武與張所論復河北之語實爲深明立國之本而非當時漫持恢復論者之比。吾旣言之矣。更觀其屢請出師之奏亦皆知已知彼料敵之可伐而後伐之。而其論行軍運饟攻守備禦又無一不洞中竅要。曲盡機宜。此豈如世之爲將者徒能運籌決策偶致一時之勝捷哉。故得如忠武其人者使爲海陸軍司令官可也。使居參謀本部亦可使爲海陸軍總長亦無不可。自有軍人以來未見有若此之全才也。至其治理之長則尤非常人所易及。襄陽甫復卽陳請設置監司州縣以資撫御其所行屯田之

法。荆湖之民。久而賴之。行軍所至。無不以撫綏治理爲先務。陳壽稱諸葛亮治國之才。管蕭之亞。惜時之名將。無韓信城父。致使大義陵遲。功業不建。若忠武者。則一身兼之矣。眞曠古異人哉。

忠武之愛國。肫摯出於天性。此凡我軍人所當永永奉爲模範者也。南渡後。始終不主和議者。實惟忠武一人。旣如前述。行實編年。稱其小心事上。畏威咫尺。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面而坐。常以國步多艱。主上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爲憂。至對家人私泣。此豈空言愛國者所能託哉。夫愛君非愛國也。然在專制之國。君主實所以代表其國家。況當外敵憑陵之時。君主一身。尤爲一國安危所繫。則愛君正不得謂之非愛國也。今者愛國之義。固與古殊矣。然有能移忠武愛君之心。以愛國者乎。嗚呼。口愛國者。日多。而心愛國者。日少。此國之所以不振也。

忠武之愛民。如子。此又今日之軍人所當奉爲模範者也。南渡後。諸大將。率以軍爲樂。坐糜廩庾。漫不加恤。故當時國家雖貧。而諸將帥則異常豪侈。讀郎潛記聞。

諸書可見也。忠武獨常有憂色。每調軍食。必蹙額。謂諸將曰。東南民力竭矣。國家恃民以立。爾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報國。諸大將多養尊自肆。崇飾體貌。忠武獨以宣撫司官屬。有冗員。蠹國害民。乞行裁減。其第三子霖。官廣州。道出章貢。父老率子弟迎之。皆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嗚呼。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思。子產。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忠武題鄱陽龍居寺詩有云。我來屬龍語。爲雨濟民憂。仁人之言。藹如也。其爲民所思宜矣。

忠武之不貪爵賞。不慕榮利。此又今日之軍人所當奉爲模範者也。專制之世。視國猶家。視國事猶家事。每以爵賞利祿勸其下。而其下之應之者。亦輒以此爲動機。此非眞能愛國者也。忠武則不然。生平從無慕愛榮利之思想。每升轉除授。輒具疏力辭。語多出自肺腑。非苟謙讓者比也。子雲從忠武攻戰。多立奇功。忠武輒隱之。朝廷加以爵賞。又力辭不受。襄陽之役。詔劉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忠武奏先推賞光世。軍宰臣朱勝非使諭以飲。至日建節。忠武愕然曰。丞相待我。

何薄也。乃謝使者曰：岳某可以義責，不可以利驅。襄陽之役，君事也。訖事，不授節。將坐視，不爲乎？高宗嘗爲營第，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家無姬侍。吳玠嘗飾盛姝遺之，忠武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乎？却不受。少時飲酒數斗，不亂。高宗面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自是絕口不復飲。諸將佐有欲飲者，輒怒之。愛燒香，亦惟以瓦爐燒柏香而已。曰：大丈夫欲立功業，豈可有所愛耶？孔子曰：無欲則剛。信哉！昔諸葛亮奏後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粟，以負陛下。卒如其言。史家稱之忠武，奏辭太尉第四劄子云：臣雖無他長，粗知義命。平居服食器用，安於敝陋。其題新淦伏魔寺壁詩云：斬除元惡，還車駕不問壇。登萬戶侯，觀其行可謂能踐其言矣。忠武不徒其公德足爲模範也，卽私德亦足爲百世之師。行實編年稱忠武事母至孝。從高宗至河南時，母淪陷河北，凡十八遣使者迎之。母至，有痼疾，雖身服王事，仍以昏暮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衣服器用，視燥濕寒暖之節，語欬行履，未嘗

有聲。遇諸子嚴。平居不得近酒。爲學之暇。使操耒鍤。治農圃。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周同死。朔望設卮酒。鼎肉泣奠其墓。卽所遺弓發三矢。酌酒瘞肉。曰周君所享。不忍食也。張所以謫赴長沙。爲賊酋劉忠所害。子宗本尙幼。忠武訪求鞠育之。紹興七年。遇明堂恩。捨其子。請補宗本。九年。又申省。爲所乞褒贈。並奏請復所原職。嗚呼。何其知己之感。生死不忘也。黃元振謂忠武盛德懿行。夙夜小心。不以一物累其心。今老師宿儒。所勉強而力行者。皆優爲之。可想見其律己之嚴矣。名將如忠武。初不必以文學見長。然出其餘緒。亦自有非人所能及者。家傳稱忠武天資敏悟。爲文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則辨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之者。今遺集無多。清楊敬素稱其不加雕繪。不侈淹洽。忠孝奮發。一片血忱。非他人所能代信矣。予尤愛其忠義之氣。高隱之志。時流露於文字而不自知。集中如御書屯田三事跋。五嶽祠盟記。廣德軍金沙寺東松寺。永州祁陽縣大營題記。諸篇。贈張完詩。滿江紅詞。小重山祠等。讀之不徒可以想見其文學。并可以涵養性靈。激發

志氣也。

嗚呼。論者每謂三代下少完人。若忠武者果何如哉。

